

年

卷

期

3

9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 九 期

第 三 卷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新 學 制 小 學 課 程 的
兩 個 重 大 目 科

依新學制小學課程綱要所規定，其中有兩個很重大的科目：一個叫做**社會**科，係將歷史，地理，公民，衛生四科合併，專設於小學校前四年。一個叫做**自然**科，包括舊制的理科，園藝兩科目，從小學第一年起就開始教授。這兩個科目，合占全時間百分之三十二，其重要與國語科相等。凡照新學制辦理的小學，這兩科必須設備。鄉村小學為減省用書起見，得併社會自然兩科為常識一科。本館編有：

新學制 **社會** 教科書 八册 各八分
 (編輯者) 丁曉先 常道直
 (校訂者) 王岫廬 朱經農

新學制 **自然** 教科書 八册 各八分
 (編輯者) 凌昌煥 (校訂者) 王岫廬 杜亞泉

初級小學 **常識** 教科書 八册 定價三角
 (編輯者) 范雲六 (校訂者) 王岫廬 任鴻鶴

凡照新學制辦理的小學，或採用社會自然兩種，或採用常識一種，均無不可。

新學制初級小學用書，尚有下列各種：

新學制 **國語** 教科書 八册 前四册各一角五分
 後四册各一角

初級小學 **算術** 教科書 八册 各八分
 初級小學 **算術** 教科書 八册 各二分

新 **自然研究** 四册已出齊 第一册各八分
 第三册一角八分 第四册三角

新 **自然研究法** 四册已出齊 各二角五分

▲新學制高級小學用書▼
 後期 **新法國語** 教科書 四册 各一角
 教科書 四册 三册各三角

後期 **新法國語文** 教科書 四册 各一角
 教科書 四册 各三角

後期 **新法公民** 教科書 二册 各八分
 教科書 二册 各八分

後期 **新法歷史** 教科書 四册 各八分
 教科書 四册 各二分

後期 **新法地理** 教科書 四册 各八分
 教科書 四册 各二分

後期 **新法算術** 教科書 四册 各一角
 教科書 四册 各一角半

後期 **新法理科** 教科書 四册 各一角
 教科書 四册 各四角

後期 **新法自然研究** 二册 第五册二角五分
 第六册三角五分

後期 **新法自然研究法** 二册 各二角五分

後期 **新法衛生** 教科書 二册 各一角
 教科書 二册 各一角

Charles Ray

查 禮



銀幕上的藝術

勁風選輯

查禮所以能成一個影戲明星，完全靠他的天才。他能將他自化成一個純全的鄉人。他能將鄉下成年人的心性，動作，體貼得人妙。他的片子，運到中國的甚多。其中最感人的一部，爲『平安谷』 Peaceful Valley。這部片子中的主人翁，是一個鄉人。這鄉人有

一個妹妹，年稚活潑，被一個浪子所騙。查禮在銀幕上，將這個鄉人對於手足的天性，和純潔的至情，表示得高尚而動人。他那一種奮身不顧的勇敢，令觀者無不擊節嘆賞。他最近的名作，為“*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不久即可攝成。希望明年能運到我國來，以飽大家的眼福。

鄉 人



情 誤 修士譯述

The Girl I love

演 員

約翰.....	Charles Ray
瑪利.....	Patsy Ruth Miller
威利.....	Rainsey Wallace
約翰之母.....	Edythe Chapman

小村莊中，有一個未成年的約翰。性情很忠實。大凡鄉村中的少年，總帶着一二分憨直的性格。約翰自然也是如此的。約翰的母親，為人極

善。只生了約翰一人。平生最愛女兒。於是轉託村中的牧師。爲伊尋訪一個孤女。過繼給伊。

這一天約翰的母親。招集了村中的左隣右舍。開一個很熱鬧的茶話會。預備歡迎伊的養女。村中的人都議論紛紛。逆料約翰的母親。將來必定要受煩惱。不說別的。只約翰的妒嫉心。也可以生出許多不平安的事來。他的母親無端弄一個孤女到家裏來。自然要引起約翰的妒嫉。即或不然。二人（指約翰與其母之養女）必定要發生戀愛。那更令人好笑呢。

牧師挑選來的孤女。名叫瑪利。性情很活潑。也很美麗。伊到的當兒。約翰正坐在打麥場上。自己一人默忖道。「母親爲什麼要選一個女兒呢。女兒很容易生病。又不能爲我做幫手。我打伊。伊不能與我對打。並且很會哭泣。那自然令人生厭。……唉。同一個女子住在一家中。真要叫人悶死……」

一會兒村中的車子到了。上面載着一個女子。約翰的母親。急忙去迎着。與那女子親吻。呼着道。「親愛的女兒。」伊樂得滴下淚。一邊趕着叫約翰過來。見他的妹妹。約翰懶洋洋地立了起來。

一步移一寸的走了過來。他母親很激熱的說道。「約翰這是你的妹妹。以後你應當好好待伊。將各種事都說給伊聽……」

茶話會散了。約翰牽着瑪利的手。在小草場上走着。

樣。很不高興。他的母親斥責他。他於是就帶着瑪

B 3 利去玩。到了麥場邊。約翰手指着風車說。「



茶話會散了。約翰牽著瑪利的手。在小草場上走着。

「這是我們的小工。」瑪利很希奇的問道。「小工……什麼意思。」約翰見伊不懂村中的俗語，便不作聲，亦暗暗地發笑。約翰又將各種事情，都很忠實的說給瑪利聽。連自己脚底下的厚皮，都指給伊看。

日子久了，約翰覺得瑪利並不討厭。伊有時很柔媚向約翰笑着。約翰如同感着電流似的，有一種形容不出的快樂。

他們的鄉村中有一種風俗，每年玉米成熟的時候，

必定請隣舍去幫忙摘取。極完之後，主人必定要開

一個跳舞會。慰勞這些人，並且招請各地的男女親

友來赴。跳舞的時候，每一個男子，可以任意揀一

個心愛的女子同舞。約翰的母親，這次也借了一間

大屋，開了這個會，請了很多客人，其中有一個青年，

是從數里路外的村中來的，名叫威利，生得很漂亮，

爲人也很和藹，人人都看得起他。他加入了這跳舞

會的時候，衆人的眼光，都注視在他身上。威利從衆

女賓中，單單挑選了瑪利。約翰在旁邊，如同觸了電似的，呆呆地站在那裏，心裏不知是一種什麼意味。

跳舞完畢之後，約翰一人，坐在屋角，極其悶損。瑪利跳躍着進來，對約翰笑着說道：「今天晚上，不是很快樂的麼？」約翰沒有還答。約翰的

母親，因要去看護一個病人，便囑咐約翰，好生送瑪利回家。路上要小心照顧伊。約翰便駕着鄉車，同瑪利一路回去。半路上，瑪利對約翰說



約翰又將各種事情，都很忠實的說給瑪利聽。連自己脚底下的厚皮，也指給伊看。

道。「約翰。你知道麼。我今天晚上同威利定了婚。」約翰聽了一震。不知要說什麼纔好。

一會兒車子到了要轉灣的地方。馬忽然溜了繮。收勒不住。轉灣的時候。車子太快。折了輪子。約翰同瑪利都掀跌在路旁。約翰腿受了傷。趕



威利從衆女賓
中。單單挑選了
瑪利。約翰在旁
邊。如同觸了電
似的。呆呆地站
在那裏。心裏不
知是一種什麼
意味。



約翰見伊昏了。
仆在地上。便將
伊抱起來。向家
中走着。

B 5
緊爬起來。瞧瑪利。見伊仆在地上。昏了。約翰便將伊抱起來。向家中走着。只是腿傷太重。走到家中。已昏過去了。瑪利醒轉來。瞧着約翰的樣兒。十分難受。冬天快到了。約翰的腿還未復原。

一天約翰正坐在椅上，撫着他受傷的腿。瑪利拿着一封信，很高興的跑進來告訴約翰道：「約翰，我的婚期到了。威利已經各種事都預備好了。」約翰聽了這種消息幾乎發昏，只是心裏默忍着痛苦。

瑪利的婚期到了。這天早晨，瑪利將預備好的嫁衣飾物穿戴起來。只是無人幫着上裝，便要求約翰幫助伊。約翰的腿，已可行走，便勉強應



瑪利拿着一封信，很高興的跑進來，告訴約翰道：「約翰，我的婚期到了……」



約翰跪在地上，用抖著的手，替伊將鈕扣扣上。但是瑪利似乎一點也不覺得他心裏難受。

允瑪麗替伊料理一切。瑪利披上嫁衣。約翰跪在地上，用抖著的手，替伊將鈕扣扣上。但是瑪利似乎一點也不覺得他心裏難受。

到了禮拜堂中，牧師替新婚夫婦祝禮，福同當兒，問着衆人道：「誰爲這女子的主婚人？」約翰頓聲回答道：「我是伊的哥哥，替伊主婚。」說

Bobby Harron
巴別哈倫



巴別哈倫所演的片子極其新鮮別緻他死了之後他的兄弟約翰扮演起來很有些相似的地方。

Arthur Johnson
阿瑟



阿瑟的英勇到如今還存在看過他影片的人心中。



影界已落的巨星

罷。便很憂傷的溜出禮拜堂去了。

(完)

Bobby Connelly
巴別



巴別為童演員出名最早的一人。可惜夭折了。

Billy Parsons
必累



必累的滑稽片當時最受大眾歡迎。倘今日尚在卓伯權等不能專美了。



Florence La Badie
福樂任司



Clarine Seymour
克內茵



福樂任司製的影片。極為公眾所歡迎。今日的名演員。其時未見。電影。

克內茵。得死。可惜。不早。然今日。影界的。必有。異一種。

Van Dyke Brooke
范代克

William Desmond Taylor
推羅維廉

范代克為Cresograph公司中最老的導演員。所導演的片子都很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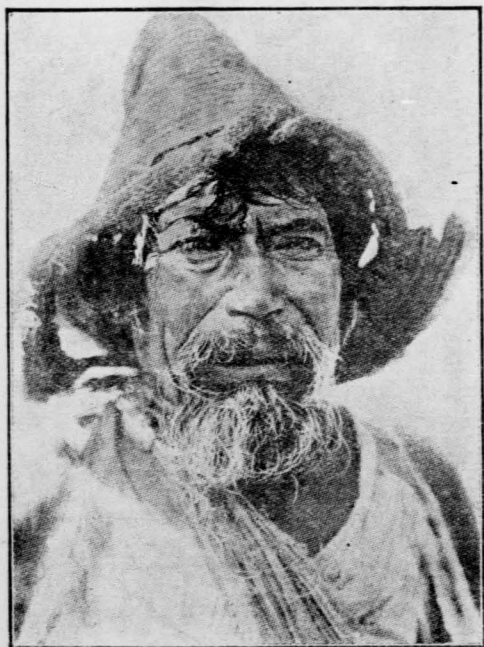


推羅維廉為著名的導演員。他如何死法。到如今還無人知道。

靈龜峰冬景



湖南攸縣東郊五里許有山突起于河邊山頂建有靈龜寺及觀音閣門首額曰梅城第一峰然此間土人都呼爲靈龜峯冠攸縣之勝景也夏季遊客最樂往遊鄙人特于冬季撤之以別雅俗也
曹屯良贈並誌



人 老 桑 治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卷 第 九 期

銀幕上的藝術

兩弟兄

陋室銘

錢的去處

海外雋語

叔奴臘的一段逸事

妾與兒

半夜裏的月亮

歧路上的花

斜陽人語

妖髻纓首記

受驚的靈魂

西方釋夢錄

惡人墓

畫意

耐翁別傳

血書

琴譜說明

◀本小一學文衆民贈附期本▶

張一圖插色單

編者

楊小仲

林履彬

茗狂

唐鳴時

胡寄塵

禹鐘

錢起八

松溪

林琴南

行簡

蔣木春

徐哲身

厲南溪

程君哲

張碧梧

林履彬

因患胃症精神萎頓

現年八十一歲身體強健精神充足盈深感韋廉士紅色補丸之奇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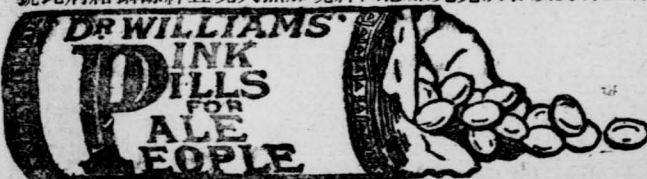
世有多人每年在此季必患胃弱不化見食較厭之症老年人患者更為衆多其所食之物不獲收滋養之實效蓋飲食在胃內發酵反酸噎氣嘔心胃脘疼痛是也以上諸恙必先補胃使強健之血液充盈於胃俾胃力加增可也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正是補血之聖藥適合是症之用是丸曾經由其補血之奇功療治無數之患胃氣疼痛胃不消化者矣請觀福州許大憲先生之證書便可為確據矣許君現年八十一歲其來函云余前年曾患肝胃氣痛不消化之症許大憲先生



福建許大憲

老先生

鳴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何物可食如何食之小書奉送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名曰何物可食如何食之欲索取只須寄一明信片如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兩弟兄

楊小仲

夜氣褪了。東方漸漸發白，太陽從雲霧中，把他的光輝，竭力的透出，逼散了四圍雲霧。散在空中的雲霞，染着日光，幻成金黃色，紫色，紅色，佈在滿天。變更各種姿勢，渺曼的舞着。合着節拍，紆緩的行動着。大地漸漸明顯，從死的時間裏，被美麗繁華的天空喚醒了。微風蕩着樹林，宿鳥首先喧噪起來。睡在牀上的，伸伸懶腰打着呵欠醒了。搖籃裏的，驚醒得哭了。住在山洞裏的，睜着凶惡的眼睛，撐起四足，走了出來。水裏的亦都浮在水面上。一切生物都醒了。第一打進他們知識裏的，就是「飢餓」的一件事。這是一切相同的，於是他們各自去從事他們的工作。

公興路黃家花園的後面，有一片空地。這地的主人，因為沒有閒暇顧及，所以任他荒廢了多年。亦不去種植，亦

不建築，本着他的慈善的意思，就隨便讓給許多貧窮的人，搭了草蓬居住。起初祇有幾家人家，後來他們呼朋引類，來了幾十家，不到三五年，居然成了他們的殖民地。自成一一個世界，在城市的人們，把這裏喚着貧民村。村中房屋的建造，都是相彷彿的，用黃泥堆成的牆壁，上面蓋着稻草或破板，地是原來的地土上面鋪些稻草，門用板做成，亦有用竹子剖開編成的。房子的高度，祇可立直十四五歲的小孩子。長一點的人，就要彎着身體進出了。形式和暫厝在地下用石頭砌成的墳墓相似，從遠處看，排列整齊，又很像軍隊的行營。村中唯一的特色，就是污穢與潮溼。

沒有絲毫勢利心的太陽光線，穿過了前面樹林，開始

射在貧民村上。草蓬上的受了霧露的草，反射着太陽，微閃的發光。泥土的建築，都發出沾了潮溼的氣味。每一家的面前，擺着破碎零亂的物件，都浮着霧露的水珠。第一排中間，門上貼着幾方紅紙的一家的門開了。一個四十多歲瘦弱的男子，彎着身走出，兩隻鷄跟着腳後，連飛帶跳很得意的跑了出來，在門前灰堆裏找尋食物。他立直了身子，伸個懶腰，抬起眼望望天空。張開翻嘴唇，露出黃斑牙的嘴，喊着說：

「阿大的娘起來罷。」他一面說，一面用粗大的手，在臉上摩擦了兩下。靠在門旁，在破衣袋裏摸出一根香煙尾，引着火吸了起來。噴出的煙，在日光中，繞着他的臉，緩緩地散去。屋內一個婦人，彎着身走出，衣服還未穿好。蓬鬆頭髮的下面，蓋着蒼黃色帶着飢餓的臉皮，抬起睡不夠的眼睛，看着伊的丈夫。

「阿大還不起來麼？」他看着伊說：

「在穿衣裳了。」伊這樣的回答說他不再說什麼，仍

舊吃那未完的香煙，火星燒到嘴唇了，他才把煙頭丟去。就向左邊人家走去，在第五個一家門前立下。村裏亦有起來的，都遠遠的和他招呼。這家的門前，停着一部東洋車，上面蓋着稻草，他把稻草一束束的取下，露出一部陳舊的車子。蓬亦破爛了，輪上鋼絲亦有些彎了，車子上的漆，被雨水冲成斑駁顏色。他取了一束草，把車上的灰塵，撲了一下。隨後拍着門說：

「老大，還不起來，樹葉上的露水，都被太陽曬乾了。」裏面答應了，同時門亦開了。裏面鑽出一個身體一般瘦弱，衣服一般破爛的男子。向着他帶笑說道：

「老三，你真早。」

「不早了，霧都散了。」他說着，伸手進屋，把靠在壁間的一個灰布做成的車墊，拿了出來，撲去了灰塵，放在車上。老人在腰裏，拉出一塊藍布，在終年紅赤的眼睛上，擦了一下。說道：

「她又病了。昨天發了一夜熱，她現在真嬌弱了，一些

酸餛飩不起。」

老三搖了搖頭，停了一停，望着阿大說道：

「今天還是我拉車罷，你腳上的傷，還沒有好哩。」

「這是好極了。」老大微笑說：「隔兩天，我多拉幾天車子。」他們又談了些話，老大自進了屋裏。老三亦走回自己門前。他妻正在把一隻鍋架在門前用磚石架成的方匡上下，下面燒着樹枝亂草，鍋蓋上騰着熱氣。阿大——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蹬在旁邊，一面把草塞進火裏，一面用手擦去腳上的泥土。

少停；太陽漸漸升高了。他們弟兄和陳家老頭子，開始從大路上向城市出發。老三拖着車子緩緩地走，老大和陸老頭子坐在車上。老大把棉絮裹着左腿，手上擱着一根棒，車板上擺着一隻破籃，裏面盛着一個瓦鉢，一個麻布袋，身上穿着露出污肉的衣裳。陳老頭的裝飾和老大相同，不過少了一雙眼睛，領下多了一份垂到頸子下面的污穢白鬚。在四年前，他亦和平常人一樣。他的老妻，同

在一家人家做工，有一個兒子，在外面當兵。一天，他和他妻堆一個很高的草堆，妻子在上面，他把一捆一捆的草望上面丟。太陽望山背後隱去了，田埂上遠遠跑來一個人，滿頭是汗，很匆忙的跑到面前。他認得是他兒子的朋友，起初常常到他家來的。他心裏覺着有些不好，連忙問什麼事，來人說，你的兒子在南京打仗，頭被砲轟掉了。他聽了登時暈倒，老妻在草堆上亦跌昏在地下，同伴們救起了他們。他接連哭了七天，眼睛就此瞎了。在這個時候，他的妻的腿，亦因跌而成癱了。主人不能白養他們，把他們送了去。老大老三，原和他認識的。就把他夫妻安插在這裏，靠着討飯度日。雖然境况是這樣的困難，但他的鬚，仍是不住的生長，一天一天的變白，人家都叫他老陳。他們三個人，在陽光下面走着。彩霞在天空流動着，微風在面上拂着，烏雀在頭上喧嘩，樹枝向他們搖曳，受了霧露的泥地上，留着車子的輪跡，中間印着老三赤着腳的足印。他們沿路無憂慮的很高興的談說。

「天氣變熱了，破棉絮穿不住了。——恐怕三四月的天氣了罷？」

老陳說：

「是的」老大回答他說：「已經四月初了。」

「怪道呢，蚊子已經在耳邊嗡嗡了。」老陳說：

「寒天過去了，我們交好運了。」老三拖着車子，並不回頭說：

「唉！」老陳感慨着說：「夏天亦並不好過呵；冬天割開面皮的北風，夏天頂頭的太陽，這都是老天故意和我們爲難的呀！」

「不錯！老三。」老大忽然很起勁叫着老三說：「黃梅天到了，上回你說補屋子，要趕緊做了，再遲下去，人又要變在水裏了。去年受的苦，你總該記得罷。」

「咳！」老三應着聲說：「那裏來這些閑錢，做這許多事呵。石灰木板，那樣不是我們幾天的糧食。」

老陳擦臉了，大家默默地住了口。老三不停的伸屈他

的兩腿，往前面走去。太陽又高了些，零星散在路旁的人家，傳出雞叫犬吠的聲音。

「啣呀！」老大忽然嘆了口氣。

「哎喲！」老陳自言自語說：「虱子咬死了，這般老而瘦的人，牠還捨不得丟掉。」

「牠原是單檢窮苦人咬，富一些的人家，她那敢上門啊。」老三笑着說：

「呵呵！」老大亦笑着說：「這倒是真的，她比我們還要窮啊。」

車子走過幾株樹的下面，一隻老鴉，在上面遺下一點矢，正滴在老大的身上。他連聲的罵道：「可惡的東西……」

「你罵什麼人？」老陳問：

「烏矢落在我身上了。」老大回答着說：

「這真是晦氣，今天又沒有好生意了。」老三低聲說：

「唉！」老陳微嘆着說：「就是沒有烏矢落在身上，近

來亦沒有什麼好生意呵！」

「是的，」老三回着說：「行善的人，一天天少了，窮人一天天的多了。」

「這種日子，實在難受。天爲什麼一定要留我們受這苦呵。這種刑罰，什麼時候可以受完呀！老大忽然長嘆一聲說：

「老大，」老三回過臉看了老大一眼說：「你怎麼說出這樣不知足的話。回想五六年前，我們平均二三日得不到一頓飽，亦沒有一定住宿的地方。白天太陽蒸着，雨雪淋着，風吹霜打着，夜間挨在人家門檐下，或慈善和向們寺院前過夜。破絮敗蓆，就是我們的家司，那時是怎樣的困難痛苦。後來承蒙金老先生的好意，給了我們這部車子，雖說是舊的，但我們究竟依賴他養活着。並且漸漸地把家裏支持住了，住亦有一定的房屋了，亦不致飽一頓餓一頓了。這都是天照應的，我們那敢再怨天呢？」他一面說，仍緩緩地向前走去。

「哎！」老大嘆着氣說：「我那敢怨天呵，不過在這種光景下面，實在高興不出來呀。」

「的確，現在討飯比以前困難了，我沒有眼睛，看不見這些人對付我們是什麼臉色。」老陳半個身子靠在老大身上這樣的說：

「就是拉車子，總算是拿氣力挨飯吃的了，亦是討不到人家的好臉色。一回一個少年人，坐我的車子，說明八個銅圓，祇給我七個銅圓，我和他爭論，他就要打我，還說要叫警察。你想一個銅圓，他們算作什麼，要和我們這樣計較，我真不明白這個道理了。就是我腳上的傷，亦是因爲要車錢被踢傷的。」老大向老陳很激昂地說：

老陳聽着搖搖頭，老三在前面長吁了一聲。

太陽的光，已經充足，照得各處通亮。他們走完荒涼的村野，走到熱鬧的街市。他們到了這裏，頓然覺得自己的渺小了，他們在村裏各自爲一家的主，亦有妻子，有朋友，亦有小一輩的，有雞犬，亦可以發命令，亦有人承受他的

命令，這並不因窮困而減損的。但是到了這裏，沒有一個
人不是他們的壓制者，雖然用出極和悅恭順的禮貌，極
謙和的言語，亦免不了這裏人們的呵斥和責罵。雖是他
們當中，亦有用正當力量換得他們所要求的；——這是
自然的，他們那副終年沒有飽飯吃的臉，和破爛露出手
足的衣服，一望而知是來有求於人的，怎能不引起這裏
富貴人們的厭惡呵！

鄉村已經過去半日的時間，城市中還以為方纔天明
哩。起得最早的清道夫，把街上打掃得清楚，賣菜的，拉車
的，漸漸在街上出現。沿街兩旁的店門，亦有幾家開了，人
聲在靜寂空氣裏，變成喧噪。老三到了街市梢頭，把車停
下，讓老大老陳下了車子，老陳扶在老大肩上，老大一隻
手撐着棒，蹣跚起棉絮裹的腿，裝着跛腳，一隻手提着籃子，
麻布袋掛在老陳的肩上，他們一高一低的向街中走去。
老三把車子撲撲乾淨，拖着走到停車場歇下，這裏已經
停了幾輛車子。

這天是星期日，照例是個繁盛日子；各學校的學生，各
機關的辦事員，都休了假出外游玩，往禮拜堂去禮拜的
人們，訪問朋友的人們，亦比較往日多了，所以這天是拉
車們的有希望的日子。老三停着車，坐在車板上，這時街
上熱鬧了，行人亦增多了，老三眼看着過往的人，察辨他
的臉色有不有坐他車子的意思。歇在老三旁邊的十數
輛車子，頃刻之間都被人僱去奔走了，老三的車子和一
部像他一般破爛的車子，還停在那裏。起初老三眼見着
別人車子被人叫去，想不久就要輪到自已了，他就很奮
勇的抖擻行人，但是許多人見了他車的破爛，就把要坐
的心打消了，還有一位坐了上去，又走了下來，他心中很
是懊喪。末後別處又來了幾部比他整齊潔淨的車子，歇
在他旁邊，他曉得難與競爭了，沒精打彩的拖着車，向冷
靜的街道走去。

時候已經敲過十點了，他還祇拉過一次一個老太婆
坐的三個銅圓的生意。他口裏微微地說：「命運真壞呵！」

看着行人，都是各人有各人得意的神色，再亦沒有人把眼睛看到他，僅僅立在街上的路警，時時瞟着他，監視他的行動。

「車子，快些拉我到禮拜堂裏去！」響亮的聲音，直鑽進他的耳裏，把他沉下的精神，提了起來。很快的回過頭去，看那叫他的人——一個急於往禮拜堂講道的牧師，眼睛上架着玳瑁邊的眼鏡，寬邊黑呢平頂的帽子，壓在頭上，直遇到眉心，手脅下挾着一本厚厚的書本。老三見了，連忙把車子放下，牧師很敏捷的走上去坐下，亦不講價，把手望前邊一指，嘴裏說：「快些拉！……」

當時老三拖起車子，依着他手指的方向飛快的跑去。這牧師低着頭，看着撫在胸前的手上的紋路。心裏籌算着，今天到堂裏去，應該說些什麼道理，怎樣可以把上次說的義意再發揮開去。他忽然捲起衣袖，看看手錶，演講的時候已經很近，心裏很焦急，接連把脚用力在車板踢了兩下，口裏說着：「快些……快些……」老三聽了這

嚴重的命令，希望多得幾個報酬，竭力的向前跑去。牧師還不住口的叫着跑快，一面心裏默默的想念應說的道理，但他却忘了拉他坐的車的還是一個人呵！

轉了幾個彎，車子拉到禮拜堂前。牧師很快的跳了下來，眼望着裏面，隨便在袋裏摸出幾個銅圓，塞在老三手裏。老三存了幾分希望的心，接了錢仔細一看，僅八個銅圓，比較通常還要少些，況且他這樣的飛跑，而他的行為又是這樣的漂亮——價都不講——心裏有些不服，伸手拉着他的袖子說：

「先生——太少了罷。」

「你要多少。」這位慈善的牧師厲聲的問他。

「這個……」他還沒有說完，立在門前的警察，舉起棍子惡狠狠的趕了過來，他連忙住了口，牧師搖擺着走了進去。他很失望的把錢放在袋裏，拉起衣襟，抹去上的熱汗，口裏不住的喘着。

禮拜堂裏，傳出悠揚的琴聲，夾着唱讚美詩歌的聲音。

老三立在門外，數袋中的錢，共總十一個銅圓，他還可以買一升多米了，苦人的心中，是容易知足的。他看時候還早，還可以做些生意，就拖着車子向街道中走去。這時比起初到街市的時候，心中覺得稍微舒暢了。

這邊，老陳扶着老大，肩上搭着麻布袋，老大手裏提了籃子，緩緩地在街上挨着人家的門口，哀求乞憐兩個時辰，遇不見一個如意的施主。任憑怎樣的苦求，總不能打進這些人們的心坎裏，反是這些富貴人家的女傭們，感動了同情心，常常背了他們主人把將要潑入污水缸的廢飯殘菜，給些他們。老陳和老大討了一大早的飯，僅僅得到一個女傭人的哀憐，就是老大籃內，瓦鉢裏，所盛的廢飯和上面浮着的幾片白菜。

午飯時候了，老陳和老大走進一家，立在門口。看見客堂裏，一家的人圍着圓桌吃飯，一位生了八字鬚很氣派的老爺坐在當中，旁邊都是他妻妾子女。桌上擺滿了騰着熱氣的飯菜，椅邊蹬着一隻潔白而肥胖的洋狗，抬着

頭等着拋下來的骨頭。當時老大暗地拉拉老陳的衣袋角，老陳就發出沙而帶顫的聲音，拖長哀求的語調說：

「老爺太太們，做些好事罷，救救我可憐的瞎子啊！」

裏面的人，驟然被這意外滋擾，都抬起頭口裏不住的咀嚼着望着外面。蹬在桌旁的狗，曉得牠的事體來了，首先跳了出去，連聲的吠着，到了老三面前，見他手裏有棒，祇敢在遠遠地虛張聲勢，奮勇的吠着。主人們亦不絕聲衆口嘈雜的罵着。

「去……去……快些滾出去，——這裏是什麼地方。」

這位老爺很生氣厲聲說：

「可惡的老東西，不出去狗咬了不管。」一位年輕太太說：

「這裏沒有你們吃的東西，快到別人家去罷，不要耽擱了你們的時候。」立在旁邊的一個傭人說：

「哎，——一天沒有吃了，求老爺太太可憐我們殘廢人罷。」老陳老大和着哀婉聲音，在籟聲中這樣很舒緩

的說：

「走！快走！小花去咬他們。」小少爺喊着：

「呵三，去把他們趕出去，把大門關了。」說着一個車夫出來，把他們連推帶罵的趕了出去，隨即砰然一聲關上了門。

老大老陳退出了門，接連走了幾家，都受了同等的待遇，他們並不怨這種非禮的待遇，這原是他們的職業呵——祇有一家，惡狠狠地丟了一個銅圓給他們，這時他們肚子裏已經覺得很餓，坐在牆角裏，把籃子裏的飯菜吞嚥了下去。完畢又從事他們的工作，仍舊挨着一家家求討。

在這一家人，他們得到一個意外的捨施了；他們在這家的門口，哀呼了多時，一位老太太，從裏面出來，見他們倚靠在門邊，一個六十幾歲垂着白鬚瞎眼的老頭子，一個跛脚四十幾歲瘠瘦男子，身上穿着破爛的衣裳，蓬亂的頭髮，襯着憔悴乾枯的面容，不禁動了惻隱的心，很和氣

的問着老大說：

「這個老頭子是你的什麼人啊？」

「唉！老大嘆口氣說：「他是我的父親呵，在前幾年把眼睛瞎了。」

「你爲什麼叫他受這樣的苦呢？」老太太問：

「唉！老太太，我以前原是做小工的，後來做工跌傷，沒有法子，祇有討飯了。因爲他龍鍾老態，同他出來，容易動人心目。」老大緩緩地說：

「這真是很可憐的，你家裏還有什麼人？」老太太問着老大：

「還有癱在牀上的老娘。」

「呵呵——老太太我們的命真苦呵！」老陳忽躡進一句：

「這都是你們前世作了孽。」老太太感慨着點點頭說：

「只不曉得前世犯的什麼罪啊——如果前世的罪，

今世來受，今世未免受了委屈呀！」老大臉上浮着凄苦的微笑，嘆着說：

「老太太，修福修壽，救救我們苦命人呀！」老陳拖高了帶抖的喉嚨說：

這幾句談話，深深打中她垂老的心境，忽然感覺到傳說中所得的地獄情形。微微地嘆了一聲，自言自語說：「這種人——亦是一世人呵！」隨在袋裏摸出四個角子，叫立在旁邊的婢女，傳遞給老大，他們稱謝退出了門。

「給了幾個？」老陳出了門低聲問老大說：

「四個角子。」

「真的麼，世上有這種爽氣的人呀！」老陳皺着臉皮笑着說：

「這真是我們的運氣。」老大笑了一笑，望下街走去，在過去不遠，一家開着門的人家又走了進去。

太陽被魚鱗片的烏雲遮蓋了光線，東風一陣陣吹着，天空漸漸昏黑，時候已近黃昏了。街市中的店家，都燃起

燈火，終日勤勞的，都回家休息了。老大扶着老陳，走回早晨和老三分手的地方，把一日間所討得的錢，結算了一下。在路旁方石上，坐了許多時候，看見老三遠遠地拖了車子，緩緩地走到他們面前。

「我們等了好些時候了。」老陳聽見老三叫了他這樣說：

「今天拉客繞遠了路，所以來得遲了。」老三回答說：

「今天怎樣？」老大看老三的臉問：

老三帶着不快的面容，搖了搖頭問他們說：「你們呢？」

「我們今天很好，飯亦討到了，錢亦要得不少。」他們同聲回答說：

「你們真運氣，我今天奔波勞碌死了，僅僅祇夠一頓飽。」老三氣憤的說，大家靜了幾秒鐘，老三接着說：「回去罷，時候不早了。」一面幫着他們把籃子擺在車板上。

老大上了車子口裏說：「彼此有了，就是一樣了。」

「老大的話，倒是真的，老三用不替氣憤呵。」老陳亦

接着說：

老三低着頭，看籃子裏的東西；瓦鉢裏盛着雜了幾種顏色的米飯，碗裏盛着些蔬菜，靠籃邊一隻玻璃瓶，他拿起來就鼻子邊聞一聞說：

「老大，你又買這個撈什了，你不是說已經戒了麼？」

「酒呵！」老大笑着臉說：「你嫂子要的，伊說想了幾天了，今天早上病着睡在那裏，還嚷着要些酒吃哩。」

「我看還是不吃的好。」老三帶着微笑的說：「嫂子亦不過說說耍子罷了。」

「這個——的確，是你嫂子說冲冲寒氣的，我是久已不吃了。」老大回着說：

「走罷！」老三，喊了一聲，拉起車子，望着來的路走去。黃昏色裏，漸漸離開了城市，回望街上的燈火，在空氣裏閃動。將晚的時候，黑暗得很快，樹林被煙霧籠罩着，小鳥歸巢了，還自喧嘩不息，黑氣把天空隱沒了。

他們受歸心的催促，老三拉着車子比較來時脚步

加快，老陳老大坐在車上，一路談着，老陳說：「常常像今天，我們的日子，亦就不難過了。」

「嘻，」老大喉口裏咳了一聲說：「那裏有常常像今天遇見的好人呵。我們一天到晚，一些討不到的日子很多呢，這不過碰碰罷了。」

「像那位老太太，人真不錯，可惜我看不見伊。」老陳說：

「是的，」老大答應着：「這種人原是很少的了，最壞的是那班漂亮的人，總是說我們懶惰不做正業，你想有什麼正業給我們做，我再遇見這種人，我一定反問他，向他討個正業做做哩，」說完那帶沙的粗濁的聲音大笑幾聲。

「哼！」老陳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你提起這話，我倒有些動氣了，什麼正業不正業，那一個不是討飯啊，——算了，我的鬍子也白了。」

「老大，」老三放慢了脚步，叫着老大說：「我們這車

子不能拉了，這種破爛的樣子，誰亦不肯來坐，就是來坐的，亦得不到多錢，你看要怎麼樣了。」

「是的，我拉着車子，亦是碰見這種情形，我亦久想告訴你了。」老大應着聲說：

「唉！老三嘆了口氣說：『這樣吃力不討好，我實在覺着灰心了。』」

「那末你們索性不拉車罷。」老陳說了一句：

「我原以為討飯，是不得已的事體，拉車究竟還是一個職業。所以定了一個拉車，一個討飯，輪流替換着，一方面想多得幾個錢，一面總算大家都有些職業。」老三提高了聲音說：

「呵呵！」老大笑了一聲，「我久曉得你的主意打錯了。起先想多弄幾個錢，現在是這種情形，我們還是一齊討飯罷，世上的人，那裏就把拉車的比討飯的看高呵！」

天色更黑了，城市離遠得看不見，樹林都成了一團團黑影子，晚風吹得更大了，老三拉着車子，在黑暗而熟習

的路上，加力的走去，四圍都是寂靜的。

「唔！」老大忽然的說：「天恐怕要下雨了。」

「我亦覺到風裏面有雨意。」老陳說：

「真的一粒星都沒有。」老三說：「早上很好的天氣，忽然就變了。」

「黃梅天氣到了呵。」老陳接着說：

「我們的車子，要長期休息了。——老三，不要管他，一齊討飯罷。」老大叫着說：

「唉！」老三很重的嘆了口氣說：「祇有這條路是我們平安而永久的路了。」

他們又走了一程，貧民村的燈火，已經看見了，螢火般的燈光，被樹林遮掩着，時隱時顯。再近了些，人的笑語聲，小孩的哭叫聲，和犬的吠聲，在黑暗空氣裏，很清晰的傳了出來。

「到了家了。」老大說：

「哦！」老陳吁着氣說：「又是一天完了。」

老三把車子拖到自己門前，老大了下車，扶着老陳送他回家。老三在車箱裏，取出一包米，交給妻子，伊隨即和老大在門前石頭架成的灶上，燒起飯來。老三洗去了腳上的污泥。老大亦在自己門前煮飯，停了一刻，走到老三家裏，拿出二百錢交給老三說道：「這是我 and 老陳分給你的。」

「太多了。」老三笑着說：

「不——今天你吃虧了。」

老三帶笑把錢收起問着老大說：「阿嫂好些了麼？」

「好些了，多虧三嫂照應，我正要來謝謝哩。」老大含着笑聲，面向門外說：

「自家人，算作什麼事。」伊在門外應着。

老大了，風吹得更大。伊拿上粗糙的熱飯，一碟鹹菜，另外一盤熟青菜，他見了指着問說：「這是從那裏來的？」伊把嘴嚮起，向着阿大說：「是他在很遠的地方拾來的，他現在比前能幹得多了。」

阿大聽見談到自己，連忙用手指點着鼻尖，帶笑向着他的爸爸，老三亦微微向他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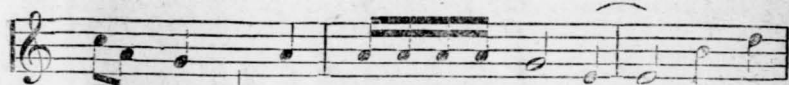
夜氣深了，零星的燈火，漸次熄滅，各人都向睡眼中尋安樂。烏黑的天容，一些星光沒有，這一帶排列整齊的貧民村，深深地浸在黑暗裏。

一一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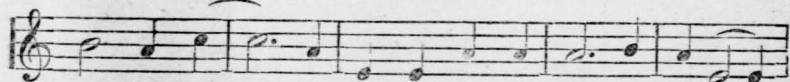
(自遠堂譜)

陋室銘



i 6 5 6 6 | 6 6 6 6 5- 3 | 3- 7 i

仕五 六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六 工 工 乙 俱
百 筴 勻 鞋 簪 勺 茅 之 管 易 鞞 籥 蕩
閱 金 經 無 絲 竹 亂 耳 無 案



7- 6 i i- 6 | 3 3 6 6 | 6- 7 i 6 3- 3

乙 五 仕 仕 五 工 工 五 五 五 乙 五 工 工
洵 茅 筴 筴 發 澗 筴 筴 筴 筴 筴 筴 筴 筴
牘 之 勞 形 南 陽 諸 葛 廬 西 蜀 子



6 6 6 2 | 6 3 2 3 3 2 | 6 2 2 11

五 五 五 尺 五 工 工 尺 四 尺 尺
筴 筴 筴 子 筴 匠 匠 何 筴 筴 正
雲 亭 孔 云 君 居 之 何 陋 之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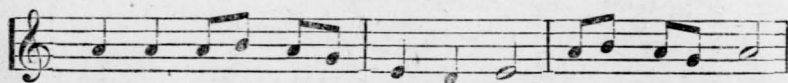
(自遠堂譜)

陋室銘 展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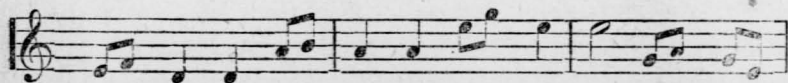
6- 6 6 | 8- 8 | 3. 4 2- | 2 6 7 3 | 3- 6 7 |

(原譜) 五五五 工 五 工 凡 尺 尺 五 乙 工 工 五 乙
 花 翟 勻 尼 疊 省 焉 穩 茅 菊 菊 鸞 甸 鸞 菊 鸞 甸 鸞
 山 不 在 高 有 仙 則 名 水 不 在 深 有 龍



6 6 6 7 6 5 | 3 2 3- | 6 7 6 5 6- |

五 五 五 乙 五六 工 尺 工 五乙 五 六 五
 甸 芭 藝 奉 池 苑 堯 世 省 菊 濁 牙 管 壘
 則 靈 斯 是 陋 室 惟 吾 德 馨



3 4 2 2 6 7 | 6 6 3 5 3 | 3- 5 6 5 3

工 凡 尺 尺 五乙 五 五 工 六 工 工 六 五 六 工
 穩 牙 夫 凶 衙 浩 幸 沁 鸞 極 車 牙 菊 菊 匱 飛 管
 苔 痕 上 階 綠 草 色 入 簾 青 談 笑



2- 3 3 | 7 2 7 6 6 | 6 7 6 5 3. 2 | 2- 6 3

尺 工 工 乙 伏乙 五 五 五乙 五六 工 尺 尺 四 工
 甸 牙 杏 鸞 甸 牙 甸 芭 鸞 參 翠 鸞 省 琴 可
 有 紅 儒 往 來 無 白 丁 可 以 調 素 琴 可 以

溽暑蒸人。
易致煩悶。

試吸

長城牌香烟一枝。

則積鬱全消。

精神回復。可知

此烟之品質佳也。



可換贈品

內有獎券

中國南
洋兄弟
烟草公
司出品



錢的去處

茗狂

(一)

黃家本是個富家。少說一點。也有二三十萬的家私。可是到了黃華文的手中。經他一番狂嫖濫賭。任意的揮霍。已弄得一塌糊塗。所贖無幾的了。不過他的老太太手中。還有一筆體己錢留着。這一筆錢。是華文的父親臨死時候。特地在遺囑上註明。分給於伊。作為贍生送死之用的。當時華文自己手中。很有錢來揮霍。所以這筆錢。儘老太太自己去處置。他一點也不顧問。倒保存下來了。到了華文把家私敗完之後。不免窮思極索的想弄錢用。這一想不打緊。老太太那筆錢。可成了他唯一的目標了。於是常常的借些題目。向老太太去討錢。老太太雖最是愛錢不過的。可是把愛兒子的心。和愛錢的心比一比。愛兒子的心

到底佔了優勝。這麼一來。伊的錢囊也就開了一個裂口。這些錢時常的滾滾而出了。在華文一方講起來。倒也說老太太真是仁慈不過。有求必應呢。不過老太太等華文拿了錢轉背之後。倒又可惜起這筆錢來了。不免老淚縱橫。暗暗哭個不了。想我的錢是有限的。兒子的要求是無限的。像這樣的下去。我的錢總有完的日子。這又如何是好呢。這一天。伊正坐在房中唸經。華文忽然走了進來。親熱熱的叫了一聲娘。老太太不竟突的一跳。想他已有好多天不回家了。今天什麼風。把他吹了回來。莫非又要向我開口拿錢麼。伊的念頭還沒有想完。華文果然笑迷迷的向伊說道。娘。我今天是為了了一件正經事情回來的。就對娘說了罷。現在某洋行中。出了一個買辦的缺。有個

朋友已和行中的大班說好了。不過因為保證金和墊款太大。他一人的力量有些不足。要想教我和他合做。只要我能拿出三千塊錢來。就可成功了。娘。你也能幫助我一下麼。我一二個月後就可如數還你呢。老太太聽了。把頭連搖了幾搖。說道。你別要來騙我了。你前兒不是也說要做什麼洋行的買辦。什麼公司的經理麼。等到拿了錢去。無非吃穿嫖賭。一陣子亂鬧。又把錢弄完了。何嘗做過一點事。如今我再也不上你的當了。華文又苦苦的懇求道。娘啊。我如今已知悔了。我這一次再也不給你老人家上當了。拿了錢當真去做生意了。娘。你就救我這一次麼。并且娘替我想。一家八口。全要仗我過活。我如果不弄點生意做。照這樣的一天一天過下去。將來如何得了啊。老太太經不住他的苦苦相纏。不覺長嘆了一聲。說道。好。你也不用說下去了。這種說話。我已聽得有些厭了。你那一回向我索錢。不是這們說的啊。我如今總算纏不過你。并且這筆錢。橫豎遲早總要歸你的。我也何必做這個

難人。就給了你罷。不過你要知道。娘手中的錢是有限的。並且被你用得差不多了。如果一旦用完了。可沒有什麼法子想了。就拿我這一付老骨頭去。也不值一個錢呢。說着。眼淚汪汪的去開那保險箱。檢出了一個摺子。遞給華文道。這個摺子上。恰恰還有三千塊錢存着。你去提了出來罷。唉。兒啊。不過我還有一句討厭的話。你這一次總應念念為娘的苦處。激發一點天良。真的去做生意。不要再給娘當上了。華文很歡喜的答應了一聲。并說。娘。你放心罷。囊着摺子。向外就走。老太太保險箱也不及關。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二)

華文自從把家私敗完之後。比從前倒荒唐得好一點了。不過他還迷戀着一個妓女喚瑤月閣的。至今未能斷絕關係。每次從他母親手中。逼死逼活的弄了些錢出來。總是一五一十的。報効在瑤月閣那裏。誠敬的了不得。瑤月閣倒也悉數笑納。從不客氣。所以知道這些事情的。都說

華文真是瑤月閣的孝子順孫啊。這一天，華文從他母親手中騙到了三千塊錢。又高高興興的到瑤月閣那裏去了。瑤月閣一見他面，就板着一張臉說道：「好呀，你今天居然來了。我以為你已死了呢。我的事情怎麼樣了？華文聽了一點也不動氣，倒笑迷迷說道：「你別咒我，你這裏我死了也要來的。你的事情，我自然時時刻刻的放在心中。那有忘記的道理。你瞧，這是什麼啊。」說着，便把錢莊中取來的三千塊錢鈔票都取了出來，放在伊的面前。瑤月閣一瞧見這許多一疊疊的鈔票，估量總有這麼幾千塊錢。早把那張氣鼓鼓的臉，藏了過去。嘆喛一聲，笑了出來道：「好呀。早被我猜着了。你總是生成這種不饒人的脾氣。從不肯爽快快一點的。如果不是我很命的逼你，你今天決不肯這樣的慷慨呢。華文忙指天誓日的說道：「那是冤枉死人了。就是你逼我。我今天也是要拿來的。我如今可以發個誓。如果我對於你的事情，有一點不誠心，我立刻就要……」瑤月閣不等他說完，忙用手掩住他的口，笑着

說道：「馱子，發什麼誓。我知道你是誠心誠意的孝敬我，就是了。說罷，順手把櫃子打開，拿那許多疊的鈔票都放了進去。一壁又說道：「這裏一共雖不知有多少錢，大概總數我去查備一個鑽石約指了。謝謝你。華文見伊連數目都不問一聲，想伊把錢也看得太輕易了。伊那裏知道，我這筆錢也是很容易得來的。在老太太面前，不知費了許多口舌呢。當時倒不免呆了起來。心中也有些兒肉痛。可是轉念一想，我只要能博意中人一笑就是了。何必管這許多。登時也就釋然。正在這個當兒，瑤月閣已把櫃子鍵上了。回頭向他一笑，似乎說：「你的盛饒，我已笑納呢。」

(三)

瑤月閣在伎流中，也算是庸中佼佼的了。既不愛吃，也不愛穿，又不愛聽戲跑汽車。因此一般名士，倒很賞識伊。極力的為伊道地揄揚。不多時，伊竟紅了起來了。但是伊的生涯雖然很好，伊的自奉雖然很薄，伊做了幾年生意，竟沒有多一個錢。反時時刻刻的露出拮据之狀。大家知道

了。不免有些懷疑。細細一打聽。纔知伊有一個絕大的漏卮。原來伊有一個情人。而且還是一個地痞。伊有了錢來。就儘多儘少的。都去供給那個情人。自己一個也不留。所以弄成這個樣子了。這個消息一傳出。一般熟客。自然都裹足不往。伊的生涯也就壞了下來。不過還有一個客人。仍執迷着不悟。情願以有限的金錢。去填那無窮的慾壑。替伊來挺一挺腰。就是那黃華文了。這一天。華文走後。瑤月關的情人許三。就從後面房中掩了出來。說道。怎麼這廝如此的無賴。老是賴在這裏不去啊。瑤月閣笑道。你也說得太輕鬆了。人家今天到底拿出了幾千塊錢的。怎肯就走。不是我使個法兒教他走。他至今恐怕還在這裏呢。許三笑道。真的。這個孩子也真傻。我倒又有點可憐他起來了。如今我們且談正事罷。他拿來的幾千塊錢。你不是放在櫃中麼。你且取了出來。交給我罷。讓我拿去。再替你做二票生意。包你一本萬利呢。瑤月閣聽了。把頭點點。就去開那櫃子。又回頭向許三望望。說道。我想留下幾百塊

錢用用。你看好麼。許三沈吟了一陣道。我勸你還是不必罷。這幾百塊錢。如果留在手中。不過一陣子用去了。拿去做生意。倒可保存下來。又有重利可得呢。瑤月閣道。如此也好。不過我又有一句話叮囑你了。你千萬別討厭。這筆錢。你拿了去。做起生意來。總要當心點兒。別要折本纔好。須知我也是用了許多手法得了來的。并不是容易的呢。許三聽了。假把臉兒板了起來。怒聲說道。你從前交給我的錢。我何嘗同你蝕去一個。不是都有生意在那裏做着麼。好好。你如果不相信我。這筆錢就留在這裏也好。其餘的錢。我陸續的去提了出來。都還你就是了。瑤月閣見他動了怒。倒着了慌。忙陪着笑臉說道。你又要誤會了。我並沒有別意。不過叮囑你一句罷了。何必如此認真呢。許三纔做出轉怒爲喜的神氣道。如此纔是啊。老實說罷。我那有不當心的。等到錢再多一些。你就不吃這碗把勢飯了。我們一同搬到別處。扮起富翁來。豈不是好麼。此時瑤月閣已把一疊疊的鈔票取了出來。許三便走過去。把

來分放在大衣中。說道：如今時候尙早，讓我拿去放在銀行中罷。你且等着我。我回來和你一起吃夜飯呢。說完，又向瑤月闔點了點頭，向外走去。心中却在那裏暗暗好笑。好一個愚蠢的婦人，又被我騙了幾千塊錢來了。

(四)

許三是個地痞，是個無惡不作的棍徒。販土，販私鹽，販賣軍火，販賣婦女，是他常幹的營生。一共也不知幹過了多少回。在這些上面，着實賺了許多錢了。這一天，他在瑤月閣那裏，拿了三千塊錢回來以後，暗暗歡喜道：我如今正要大大的做一驛販賣軍火的生意，加了這三千塊錢的現金進去，更可放手做一做了。果然不到多天，他就歡歡喜喜的去幹了。後來，載了一大船的軍火回來，都是暗藏在貨物中的。暗想我已同匪黨接洽好了，只要能把這些東西，偷偷運了進口，交了過去，他們自有重價給我。真是一票一本萬利的生意呢。怕不立刻就成了一個富翁麼。他正在喜不自勝，不料地方上人早已知道了。密密報知

了官廳。等到船一到埠，就連人和軍火都扣住了。并且因爲是一件販運軍火的重案，就把許三連夜解送檢廳。許三此時纔知道自己犯的罪太重了。將來恐免不了一個死刑。又一想起他積下的那許多作孽錢，更是肉痛萬分。不覺嘆道：唉，可憐啊。這許許多多用盡心機弄來的錢，如今自己一個也用不到，都要聽別人處置了。

(五)

地方上人，因爲許三在地方上無惡不作，他的錢，都是從地方上搜括去的，便呈請官廳，查抄他的家產，以作地方上設立孤老院貧兒院之用。更把那一船的軍火，由官廳主持，平價售與軍隊中，得款也撥歸地方，以補此兩項建設費之不足。官廳見他們這種請求，頗在情理之中，也就准了下來。又由公衆推出幾位公正的紳士，籌備起來了。

(六)

等那孤老院貧兒院成立以後，華文老太太手中那一筆錢，恰已被華文敗得精光了。華文自己已不知去向，他的

妻子已一氣而死了。只贖了那老太太和幾個小孩子。孤苦伶仃。十分可憐。地方上人瞧見了。惻然動了不忍之心。便把他們分別安插在兩個院中。老太太進得院去。撫今思昔。自有無限的傷感。但是轉念一想。又怪起自己來了。這都是自己溺愛不明。不好好教兒子讀書的緣故。不然。

兒子何致如此下流。何致弄得如此的家破人亡呢。不過伊還沒有知道這筆錢的來路去脈。如果知道創設孤老院貧兒院的那筆款子。細細推究起來。伊的錢也有幾分之幾。在裏面的。更不知要怎樣的傷感呢。

海外雋語

黃正絡
嚴雅惠 選擇

憐恤之表現。惟淚而已。(擺倫 Byron)

吉人之辭寡。(伊滿蓀 Emerson)

文從人生。物由天造。(約翰遜 Johnson)

兩美相悅。(亨德 Hunt)

物之最大者。其用亦最大。(派格 Parker)

人之行為。端在秉賦陳言古訓。無以為也。(皮孔菲史 Beaunconfield)

最高之自由。與最高之法律相合。(夏爾士 Giles)

時光易逝。藝術長存。(朗法羅 Longfellow)

德行之為安琪兒。惟盲目耳。(美恩 Mann)

自由偶一生根。即為易長之物。(華盛頓)

COLGATE'S

如何可
使皮膚
潔嫩？



美國柯
路街公
司製造



惟有於洗面浴身時用
藍腰香皂
因藍腰香皂質純且潔
氣香而雅除垢而不傷
皮膚愈用而皮膚愈見
潔嫩早

上海漢口
路十三號
天津信
香港商業洋行分經理

噉厘洋行總經理

飛而生



飛而生是殺蟲的利器
也是人類熱天的保鏢
有一飛而生全家熱天
的安寧就有恃無恐了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遠東總經理
上海仁記路二十五號
永利洋行



叔奴臘的一段逸事 A Legend of Sonora

霍桑希特革女史著 H. Hawthorne 唐鳴時譯

高大橡木叢林的影裏，對站着一男一女。近處一所大

宅子，牆壁斑落，已着滿年紀了；在暮色矇矓中望去，更覺

得古老不堪。那時夕陽初息，樹枝在墨西哥的炮烙般

烈日下已呆呆地正癡站了一天了，現在被柔和的晚風

吹動，却有些震顫。這女子生得黧黑矮小，又兼一對圓睜

的眼珠，怪可驚怕的；只是體態却非常輕盈，文雅。那男

子乃是個牧奴，一付紫銅色的嘴臉，野草般的亂髮；披着

一襲氈衣，戴上一頂闊邊帽子。

「你親耳聽得他……這般說話？」她很嚴厲地問道：

「是，是，姑娘，他說的：『我愛你！我愛你！』這麼兩遍；往

後就附身吻她。

「什麼？他竟吻她？還有什麼事？」

「還有這個。」他隨手呈上一方折疊的紙兒；那上面

寫着一個婦人的芳名，幾個情切切的字眼，一個雄壯嫵

熟的男子署名。姑娘定睛注意，翻來覆去地低低念了好

幾遍，便一手攔着切齒地舉首望長空中一聲長嘆，好似

有無限怨抑，只可向繁星申訴一般。那在旁的牧奴已睜

眼注目久了，這時方續言道：「這是我看他們走了，在園

亭裏拾起的。」

她一時無言可說，只是夢幻幻地斜目旁顧，似入沈思

中了；忽又回頭囁嚅道：「麥士伯，謝謝你！謝謝你！現在時

已晚了，我須進去。再會，麥士伯。」說罷，便飄然迴步前行；

轉過那所故宅的屋角，也就望不見了。

那牧奴挺立凝望；直到姑娘已走出了他的視線，才雙手緊壓着焦紅的嘴唇，長嘯了幾聲；又舉起手來揮舞了一陣；那種情狀，却也很是熱情的。約過半刻工夫，纔慢慢跨上馬走了。

寂靜的叢林空氣，忽又給一陣得地急蹄聲震破了。那馬上坐着一個溫雅的少年，衣裳很是整潔的。疾馳到那故宅門口，拉定了，翻身下來，將韁轡望牆上突出的一個鈎子拴上了。

「哈囉！我的馬麗呢？」這個招呼聲，又圓潤，又清淅；充滿着欣忭和蜜意。「哈囉！我的小馬麗在那兒？」

姑娘滿臉堆笑，步出門來。她全身穿着雪白衣衫；嬌柔的頸項上，圍着一匹淡色的多麗紗，這麼一隔，就不致黑白太分明了。她手托着一只巧鑲的銀鍾，迎上那少年說道：「你看，我洒着一鍾酒來呢！趕着這麼遠的騎程，專誠來會我，就此解渴罷。」就舉杯呈上；他剛欲伸手接時，

她却又突然的縮了回來；那時她面目立刻脫色在蒼灰的臉龐上，只見有二道帶着兇鬱的目光閃動着。忽自響解道：「我也渴得緊呢。」便深深地先喝了幾口，順手就遞給他，說道：「現在請乾了杯罷！」

他含笑點頭，涎着臉兒舉杯祝道：「賀我爾情愛，共飲這杯。」便一氣喝盡了；只是他放下酒鍾回頭時，瞥見她詫驚的眼光逼視，就禁不住失聲叫道：「什麼了？有甚變故？」

「沒怎的。」她顫聲吞吐道：「我快樂得很呢！你也快樂嗎？」

「我我和你一體的，不是嗎？」

她上前緊緊地握住他的手，嬌聲央道：「我們從此不再分離罷！我與你同上山巔去，看新月上升罷。」

他倆手挽手地向山坡的細徑逍遙而上，步兒很是迂緩的。馬麗有些喘息了，側眼瞥看她的愛人；他這時悽慘的面孔上，還留剩強笑的膈兒；意欲伸手懷抱她，只是不

知爲了甚麼，覺得再也無力彈動了。他們又前行，那山巔似乎出於意料的遙遠了。明明不過走得幾分鐘，怎的似覺已有一點鐘，——不止，——一年，——不止，——幾年，——幾十年了。

山徑上對方又來了一騎農人，緩緩行着，曼聲謳着情曲，不知不覺的已到了他倆跟前了。他倆一半兒立定，看神情似欲與他們交談一般；只是那馬兒戰慄慄地不肯

突前。那騎人細看他倆一眼，頓現倉皇神慮，連忙加鞭，帶轉馬頭，望家門奔去了。

『神之母啊！』他奔了幾百碼，拉住了馬；一邊用手指在面上畫十架定神，一邊重又回頭望望那山徑上，一無所見。『幽靈吓！五十年前這地自有個小姑娘毒死了自己和她的情人呢。』

(新)	優等畫片(達)	(新)
賣買	長畫請函索 短畫索函 諧畫目	租賃
香港油麻地上海街二百三十三號 新達畫片公司		

小(14)



故事詩

妾與兒

胡寄塵

(一)

白髮蕭蕭的張老頭兒，

立在張太太身邊；

瑟瑟縮縮的沈默了一回，

才敢慢慢兒的發言：

「我不是荒唐，

我不是偷閑學少年；

我爲着沒有兒子才娶妾，

這一層要請你諒鑒！

(二)

勃然大怒，

張太太開言說道：

「爲着養兒子娶妾，

誰也不能說你不好。

但是，兒子已養得這樣大了，

那麼，妾可以賣掉。

我家沒有閒柴，閒米，

養他的老。」

(三)

張老頭兒不敢不聽命，

自己的心上人，硬賣給人家做心上

人。

不但是老頭子的被窩冷清清，

最可憐三歲的兒子，睡在半夜裏喚

母親！

老頭子也嚇得不敢透氣。

那邊已賣出去的母親，也想兒子，想

(四)

老頭子說：「你母親看戲去了。」

光陰一天天的過去，

老頭子從心一氣，氣死了。

他兒子說：「我也要去！」

張太太一天天的罵着人，

只有張太太孤另另的活着，

老頭子說：「你母親快要回來了。」

小孩子一天天的哭着母親，

長生不老。

他兒子說：「回來，在那裏？」

老頭子一天天的記念着心上人。

老頭子說：「你母親被老虎喫了。」

比風霜還嚴厲的張太太的威風，

他兒子說：「讓我打老虎去！」

比火還熱的小孩子的思母之心，

隔壁張太太聽見，罵道：

比黃連還苦的老頭子的晚境。

「放甚麼屁！」

(六)

三歲的兒子嚇得不敢作聲了，

小孩子想母親，想得病死了。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積少成多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丙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啓

總行設在北京
分行設在天津法界
滬行設在上海天津路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半夜裏的月亮

禹 鐘

他勞頓了一天。晚上又寫了好幾封書信。差不多把他所有的精神。完全用盡了。現在總算得到休息的時間了。這時候天氣冷得隨處結着冰。他桌上茶杯裏剩下的茶葉。也凝結成固體了。他攢在被窩裏取了一回暖。便又伸出頭來。把那枕邊放着的一本詩集握在手中。逼着燈光一首一首的讀下去。可是那本詩集裏印着的幾首詩。大都是描寫那窮愁抑鬱的作品。他讀了又讀。覺得很盪氣回腸的發出同情的感慨來。他讀得高興。索性讀個不住了。讀了好久。他忽然想到現在時候已經不早。明天還要一

早起來辦事的。隨手在枕邊探出時計來一看。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了。他默默的念了一聲道。時候過得很快。睡得沒有好久。忽的又這麼夜深了。現在可以靜默着睡了。他隨手便拋去了詩集。伸起頸子來把燈吹熄了。他室中寂寞的光明。這當兒便消滅了。

他在枕上思潮很凌亂的湧着。隔了好久。沒有入睡。他覺得煩懣極了。一回兒。竟想不出一個催眠的法子。這個當兒。月光很明亮的承乏那燈光。從玻璃窗上映射進來。他一見那月亮。便記起道。今天是十二月的十五了。所以月

光亮得這樣。那種月亮似乎含着幻燈的作用。使人見了。不知不覺的反射出許多感想來。他在枕上。對了那月亮。覺得腦中澄澈得非常。因此對於已往的事格外的容易記憶出來了。

他默默地想道。這是我童年的事情。現在差不多忘却了大半了。但是今夜對着那月亮。却又記起來了。從前我的生活。是何等的美滿啊。我那時在小學校裏讀書。對於家庭的負擔。一些沒有覺得。便是我的家況。也薄有些產業。每年的收入。總有些餘多。所以在我的家庭中。從沒有受着那困難的狀況。一家很安樂的過着日子。我還記得當時到了十二月的下半月。學校裏放了假了。我又不是一個用功的人。所以一到那寒假的時期內。天天和那小朋友頑玩着。當時的樂趣。現在可夢想也不到的了。有一年。我在十二歲的時候。那年十二月裏放了寒假。我天天和小朋友們很活潑的玩着。那小朋友中有個姓朱的。他

家裏有個園子。園中所種的花木。非常暢茂。有一天。我用了早飯以後。便走到姓朱那個朋友的園裏。這當兒。園中的臘梅花。開得十分繁盛。還有那蒼松翠柏。也顯出一種深綠色。和畫一般的張着。表示他耐寒的勁節。我那時因為家中過年。循例要用松針栢葉。預備插在那種年物上。取個吉利的意思。我見了那松栢。自然動了覬覦的念頭。連忙用那竹竿兒。擊上幾寸長的鐵絲。鬆作鈎子的樣兒。便把竹竿兒伸上去。折取。可是那鐵絲很柔軟的。那裏敲得上樹枝的堅韌。那竹竿兒在樹枝上。探了好久。竟一些沒有折得。倒把我兩臂的力氣。弄得幾乎竭盡了。我後來氣憤不過。望着那樹枝沒奈何他。那時我身子非常矯健。小朋友中。一個都及不上我。我迫不得已。心上便上了一個計策。登時解開了長衣。脫了下來。很輕捷的從樹幹上。猛升上去。一直到那分枝的地方。把兩足蹲在那裏。慢慢的歇了一下。口中還唱着歌兒。那歌聲散盪到樹林裏。把那鳥巢裏的小鳥。都驚得啾啾的叫個不住。似乎和我對



半夜裏的月亮

禹 鐘

他勞頓了一天。晚上又寫了好幾封書信。差不多把他所有的精神。完全用盡了。現在總算得到休息的時間了。這時候天氣冷得隨處結着冰。他桌上茶杯裏剩下的茶葉。也凝結成固體了。他攢在被窩裏取了一回暖。便又伸出頭來。把那枕邊放着的一本詩集握在手中。逼着燈光一首一首的讀下去。可是那本詩集裏印着的幾首詩。大都是描寫那窮愁抑鬱的作品。他讀了又讀。覺得很盪氣回腸的發出同情的感慨來。他讀得高興。索性讀個不住了。讀了好久。他忽然想到現在時候已經不早。明天還要一

早起來辦事的。隨手在枕邊探出時計來一看。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了。他默默的念了一聲道。時候過得很快。睡得沒有好久。忽的又這麼夜深了。現在可以靜默着睡了。他隨手便拋去了詩集。伸起頸子來把燈吹熄了。他那室中寂寞的光明。這當兒便消滅了。

他在枕上思潮很凌亂的湧着。隔了好久。沒有入睡。他覺得煩懣極了。一回兒。竟想不出一個催眠的法子。這個當兒。月光很明亮的承乏那燈光。從玻璃窗上映射進來。他一見那月亮。便記起道。今天是十二月的十五了。所以月

噴的一般。我覺得我的身子。臨空蹲着。很有些飄飄欲仙的情況。我猛升上去的。乃是一株古松。枝上分泌出來的松膠。把我兩手沾得很黏滑。便在樹皮上擦去了些。隨手折了幾枝松針。拋在地上。那時我對着那松樹。很得意的四面望了一望。似乎表示我戰勝了。我既然折下了松針。立時便翻了下來。立在地上。喘了幾口氣。當時雄心未了。索性奮着勇氣。又猛升到柏樹上去。折了幾枝柏葉下來。這兩樣東西。完全償了我的心願。可是對着臘梅。也不能忘情起來。論到那株臘梅的樹身。並不像松柏的高聳着。我看了格外不在心上。將身一縱。很容易的升了上去了。便也折了許多花枝。反身落地。十分輕便。那時松針柏葉臘梅我都用着奮鬥的力量。完全得到。心中快樂得什麼似的。這當兒。園中除了我一人以外。一個也沒有別人。就是那姓朱的這個小園主。也在自己書房裏。被他父親督責着寫字。我對了手中握着的許多奮鬥成績。暗暗笑着。姓朱的小朋友道。蠢才。現在學校裏既經放了學了。還寫

什麼字呢。他父親簡直也是一個頑固的人物。你既然要你兒子。不荒廢學業。何不要求那學校裏的先生。取消那個放假的老例。豈不直捷爽快些麼。一個人放了假。要是不尋玩意兒。那麼要那放假來什麼用呢。小朱這個人。委實太沒用。被他父親看守住了。便一些沒有法子去逃避他。我暗中把那朱家的父子。詛咒了一回。自己却很驕傲的。擎着一握的松栢和臘梅。急急促促直走到小朱的書房裏。只見他坐在書案前。埋着頭寫字。他父親手中拿着水煙袋。坐在旁邊督着。我看了這種情形。禁不住要笑出聲來。小朱的父親。本來也認識我的。我一走進書房。便望着小朱道。用功得很。明年要去考試元咧。小朱聽了我的話。抬起頭來。見我手中的東西。便望了望道。你不是從園中來麼。你採了這許多東西。可肯分給我麼。我搖着頭道。你們自己既然種在園裏。要他再也沒有像你的便當了。你去採的時候。你只顧自己寫字。一些也沒有幫助我。我何必分給你呢。小朱聽了沒法。只得忍着氣繼續寫他

的字。並且因爲他父親坐在旁邊。格外不敢多說話。他父親也問我道。你採這種東西。用什麼方法去折下來的。他不問則已。一問却提了我的興頭來了。我便很誇張的回答道。我自有了本領。你想松栢的樹身多麼高。那臘梅倒不用說了。我起初用竹竿兒去鉤他。那知動也沒有動。後來沒有別法。便猴升到樹上去。用手去折下來。你想我的本領好不好啊。小朱的父親聽了我的報告。便連說幾聲危險。以後可不許你們到園中去了。照你這樣頑下去。要是一個不留心。從樹上跌了下來。那便如何是好呢。我道這不妨事的。我正要再說下去。那小朱的姊姊從外邊走進來。他和我也熟識的。因爲我平時常到他們家裏。所以他們全家的人。沒一個不和我相識的。小朱姊姊的年紀比我大一歲。他在家中。每天跟着他父親念書。現在比我讀的書。程度還要高些。他的面貌。生得也很姣好。我每到他家中。和他弟弟頑玩。他也常常厮混在一起的。所以他也是我小朋友的一份子。他念書雖然不到學堂裏

去。可是比我們都聰明。我們念過的書本。問他都知道的。因此我們大家都佩服他的。他有時和我們到園中去玩。並不像我們那樣東跳西躍。鬧個不了。他最愛的是走到樹陰之下。常常一個人靜悄悄的立在那裏。一天半天都不厭的。我還記得有一天。大約是在初夏的時候。這天我們到園裏去玩。我們正在池邊看那水面的魚兒。往來游泳着。我和小朱抓着池邊的草葉。拋散到水面上去。那些魚兒當作是可喫的東西。紛紛的把那草葉兒啄着。可是啄了許多時候。仍舊見那草葉浮在水面上。一些沒有減少。可憐那魚兒。枉費了一番心計。並沒喫下一些肚去。可是那些草葉。隨着水波的漣漪。微微的旋動着。似乎引誘那些魚兒的。那些魚兒還是不能忘情。斷斷續續的將那草葉兒啄着。不過比較先前似乎懈怠些兒了。我當時便想要是掛了一根釣竿下去。那些貪食的魚兒。一個個都不免要上鉤了。我們正在看那魚兒的當兒。忽聽得樹陰下發了些笑聲出來。我和小朱連忙走過去。只見小朱

的姊姊。手中提着一個青蛙。歡喜得什麼似的。嘴裏不住的笑著道。被我捉住了。我走上去問道。你捉住這個青蛙。有什麼得意。他還是笑著道。被我捉住了。小朱見他姊姊這般開懷。便用手忽的去接了過來。狂也似的跑到池邊去。拋在池裏。登時小朱的姊姊。很抱怨的追過去。我也不免跟了就走。可是那青蛙早被小朱放生了。這當兒。還見那青蛙在水面上。把四足一伸一伸的游泳著。似乎很快樂的自慶著出險。所以在水面上格外游泳得起勁。小朱的姊姊見了。很是悵悵不住的把兩眼向他弟弟瞅著。後來還是我說了許多好話。才把他平了氣憤。這事雖然很平常的。不過也是當時的一件小史呢。這天我在小朱的書房裏。他姊姊走了進來。見我手中的東西。便問我道。這是從那裏來的。我又很高興的說道。我方才從園裏去採來的。他還沒有聽完我的話。忽又回過頭來。和他父親說。說道。爸爸。今天可要我寫字麼。他父親答道。你不必了。我聽了他父親說不必。便插嘴道。我們去踢毬子罷。這當

兒。小朱的兩胡張桃印格字。居然已經完卷了。便很急促的套上了筆兒。離開了座位。把兩張字交與他父親。他父親很嚴肅的接了下來。我從側面望過去。只見小朱的上下唇。塗著許多墨汁。似乎表示他寫字的工夫。已經很深了。小朱的字課。既然已經完畢。我們三個人。便一直走出書房來。預備踢毬子。這當兒。小朱因為久靜之下。格外顯出高興的樣子來。一跳一躍的鬧著。我們便在他們廳上開始踢起毬子來。我和小朱二人都很擅長縱跳的。只有他姊姊並不能夠和我們一樣的縱跳。他只是把腳兒慢慢的將毬子一上一下的踢著。踢了一回。他到底敵不過我們。就不肯再踢了。後來我看時候將近要喫中飯了。便拿了松鍼柏葉和臘梅三種東西。一溜就走到家裏。我母親見了說道。這些松柏。顏色蒼翠得很。我便把松針柏葉遞給母親。反身又把幾枝臘梅。插在膽瓶裏。心中覺得異常得意。

他一層一層的回溯著。那床前的月光。也越是照得雪亮。

他微微的說道。這一天的事。當時何嘗覺得有味兒。可是以後我對於小朱和他姊姊。便沒有這樣的有興趣了。他又繼續地回潮道。過了三年以後。我那年是十五歲了。我和小朱雖然還是在一個學校裏讀書。但並不像從前那樣時常到他的家裏去了。便是有時候到他家裏。也斯斯文文的說說話兒。翻看些書籍。和從前那樣的頑皮。很不同了。在這個當兒。不但我的頑皮習氣失去。連還有一個小朋友。也失去了。你道誰呢。這便是那小朱的姊姊了。小朱的姊姊。因為這時節年紀已經有十六歲了。所以他便不再和我們在一塊兒玩。我每到他們家裏。偶然遇見了他。他總是很冷淡的對着我。我心中追想到以前的親暱。便覺得很不快樂。有時還暗暗怪他。不應當這般冷淡。使我心中着實懷着疑惑。後來我才明白。這是因為男女的分別。現在大家長大些了。所以一定要辨別些界限。我想到這裏。便很失望的嘆了一口氣道。那麼男女間的交友。最是虛幻不過的事了。因此我每到小朱的家裏。總抱

着很缺憾似的。有時見了小朱的姊姊。極力想和他說些話兒。可是到了那時。自己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全不像對着小朱那樣的有話有說。那時節小朱的姊姊。面貌生得比從前格外好看了。他那一種幽嫺貞靜的態度。簡直不像是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咧。我聽得小朱說。他姊姊現在寫的字。清秀得非常。並且做出文字來。也很好。他雖然在家裏。並沒到學校裏去讀書。可是他的進境。都比我們還快。我因此越是佩服他。可是我縱然一心佩服他。他却不肯再來和我認作朋友。我有時很抱着幻想。希望他萬一再和我像從前那樣的親暱。一下子。我便拜他做先生也肯。或者將來給我做老婆。那就更為有幸了。但是我發生這個幻念時。忽然又起了一個念頭道。他們家裏比我們有錢。或者他不曾給我做老婆的。我當時這種感念。似乎對於世界上的婚姻。關係於貧富階級的原理。早就洞悉無遺了。其實那時我對於夫妻的真義。也茫然沒有了。解。那裏會知道婚姻上貧富階級這個問題呢。不過純粹

靈敏思想上自然的表現罷了。論到我十五歲的那年，一切智識雖然開了些。不過那男女間的戀愛的根苗。我承認那時却並沒有發動。我對於小朱的姊姊。這般愛慕。不過是一種無根據的感情。這可不是有意把他愛上的。有一天。我和小朱從學堂裏放學出來。他說我們園裏。春景好的很。百花開得很爛漫。一定要邀我去玩耍一回。我想時候還不過四句鐘。跟他去走一下。也好。便允了他。不一回。我和小朱到了園中。他的姊姊恰好獨自在池邊靜立着。兩眼注視着臨水的一株桃花上。這當兒。花朵兒放得像雲霞一般的覆着。花光照在他的面上。格外鏡得如畫。我們兩人。走進去。他還沒有注意到。我當時見了他。便默着慢慢的走上前去招呼他。他猛不提防。被我撞倒在園中。他登時便紅着臉兒答應我。隨後又叫他弟弟道。你們放了夜學了麼。小朱點點頭道。不差的。姊姊你獨自一個人在這裏做甚的。他道你問我做甚的麼。那麼你們也是做甚的呢。小朱被他姊姊這一問。倒弄得沒有話說。我立

在旁笑着不說話。歇了一回兒。我便和小朱的姊姊說道。今天這裏還有青蛙沒有。小朱的姊姊聽了禁不住笑了。笑道。你的記憶力倒很不差。這不是三年前的事麼。我當下見他漸漸的高興說起話來。暗暗自喜道。他到底沒有和我疎遠。要是真的不認我是朋友的話。那麼一定不會和我說話的了。我那時便又記起從前在園裏這一天的情形。覺得他和我多少親暱。便是他捉到的那只青蛙。被他弟弟拋在池中。他很是動氣。我勸了他好多話。也便罷了。今天他雖然並沒不理我。和我很高興的說話。可是往時那種親暱的情形。却完全變了。但是我的心理。很想乘着今天的機會。再引出他以前那樣的態度來。因此乘便又提起舊話來說道。當時那只青蛙。要是我不和你弟弟說情。你一定要和他賭氣的了。小朱的姊姊見我又說起那青蛙的故事。他又是有意無意的說道。這都是孩子的脾氣罷咧。其實一只青蛙。有什麼希罕呢。我連忙接着道。這倒也難怪你。你在樹下。個人諒必很費些手脚。才捉

到那青蛙。被你弟弟很輕意的把他拋掉了。那麼不要說從前了。要是我呢。便是現在。一定也要動氣咧。小朱聽了我的話。便笑道。真的麼。那麼你今天便找尋一只青蛙來捉住着。我也將他拋在池中。看你究竟怎樣。我倒有些不怕呢。我道。我們說說閒談。你何必這樣認真呢。小朱的姊姊。一言不發的站在旁邊。這當兒。我的興頭很好。望着桃花道。你們可要這花兒麼。我今天再來試試上樹的本領。有沒有退步。小朱的姊姊。聽了便止住我道。別這樣冒險了。我們不要那花兒。我見他並不贊同。便又縮住了。可是小朱竭力教我上樹去折花。他兩眼望着他姊姊道。我們書房裏的膽瓶。好久沒有插着花兒了。現在折些下來去插在瓶裏。多麼好啊。他姊姊道。那麼你有本領儘管自己去辦。小朱很是悵悵的默着。我隨後便出了一個主意道。折花也不必了。我們在園中隨意散步一回兒罷。小朱的姊姊。並沒回話。小朱早拉着我向那一堆牡丹花開得很盛的地方走過去了。我便回過頭來望着他姊姊道。一塊

兒玩玩罷。他姊姊道。你們先過去便了。我聽了他的話。只得和小朱慢慢的走去。小朱忽然嬉皮笑臉的輕輕和我說道。你與我姊姊。何必這般討好呢。不知道他的脾氣。最不喜歡和男子交友的。便是在家裏。也難得和我在一塊兒玩的。照你這樣情形。莫非要娶他做老婆麼。你這個人的居心。倒壞得很。我下次不再同你到這裏來了。他說着。很得意的笑了一陣。我連忙辯着。你別多嘴咧。被你們姊姊聽得了這句話。那你就喫他的苦了。小朱很強項的說道。那怕什麼呢。你現在不妨老實和我說個明白。你是不是有這個意思。給我說了真話。我便和你去對我姊姊說。好不好呢。他說到這裏。格外得意起來了。我聽了他這一派調笑的話。心中覺得難受極了。默付道。他和我做朋友還不肯。那裏會肯做老婆呢。嘴上便很決絕的和小朱道。你不要說這種話。要是再說了一句。以後學堂裏考試起來。我就不給你幫忙了。那年我十五歲。小朱還只十三歲。雖然在一個班次裏。但是程度他及不上我的地方。

很多。每逢考試起來。他要是做不出起來。一定要求我指

示他的。所以我提到考試兩個字。他連忙道。我不再多說。

便是了。我們倆走了一回。我心中又禁不住想到小朱的

姊姊。便故意問着小朱道。你的姊姊大約不來和我們玩

了。說時趁勢掉轉頭來向後望了一望。果然全不見他的

蹤影。我心中委實懊喪極了。咳。我對於小朱的姊姊。不過

一意覺得他可愛罷了。完全是一種童性的情感。並沒有

絲毫戀愛的的作用。因為我十五歲的那年。人事雖然略懂

得些。可是對於男女之間。却完全不存絲毫芥蒂呢。這天。

我和小朱在園中散步了一回。他姊姊始終沒有走過來。

等到我們遊罷出園的時候。他早已回進內室去多時了。

我當時心中又重重的起了一種波動。覺得人們最快樂

的時代。是在幼稚的時候。到了一年一年的長大起來。男

女便要分辨界限。憑你從前無論那樣的交好。也一定要

無情無緒的疎遠起來了。其實一個人交朋友。只要雙方

情性相合。分什麼男女不男女。那男女究竟有什麼真正

的界劃呢。

又過了三年。我已經有了十八歲了。那時我從高等小學

裏畢業出來。升到中學校裏去念書。一切人事。也隨着學

問和年歲的程度。增高起來了。那時小朱因為留級的原

因。所以還在高小學校裏。但是彼此相見了。都很客氣。全

不像以前那樣的頑皮。動不動便說出濫話來。咧。講到小

朱的那位姊姊。更是不容易見到半面了。這年寒假期

內。我因為要和小朱借一部小說。特地走到他家裏。那知

我一走進廳上。恰好遇着小朱的姊姊。從屏後轉出來。他

一見了我。疾忙退了進去。一回兒。小朱便走出來了。這當

兒。我明知是他姊姊見了我。所以把他弟弟叫出來的。但

我故意問他道。你可是知道我走來。所以便出見的麼。小

朱道。不差的。因為方才我姊姊正從屏後轉出來見了你。

便退了進去。把我叫出來的。我便應道。原來如此。暗中却

不住的回溯到以前兒時的情狀。我當時和小朱借了書

之後。談了一回天。便告辭了。小朱當我臨走時。還約我下

半天到他家裏去談談。我當下很游移的答應了他。便一步一步的從他家中長街裏走出來。只覺得童年的所歷。湧也似的從腦膜上反映出來。那街中兩旁的粉壁。似乎變作影戲的幕布一般。一抬頭差不多便見那當時的情景。都攝在上面了。我自然是興了一回今昔之感。只見眼前的一切。全沒和當時兩樣。不過兩壁的粉壁。顏色黯淡些兒。大約也因為上了年紀的原因了。後來走到將近出門的一塊石級上。偶然把那壁上望了一下。忽見壁上的上半截劃着一條淡淡的鉛筆線。便記起我在十二歲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和小朱和他姊姊三個人。在園中逛過了。從這街裏走出來。到了石級之上。我便說道。我們三個人。要算我是最長的了。小朱道。你和我姊姊長得差不多的。他說時。隨手把那手中拿着的鉛筆。豎起了脚尖。伸起了手臂。胡亂的在壁上劃了一下道。我們到了和這鉛墨線一樣高的時候。大家要娶老婆了。我當下用身子湊近去量了一量。大約比身子相差一手高的距離。可是我今

天走過這個地方。我的頭頂。恰好和這鉛線一樣的高低了。我對着這個舊跡。不由得發生感慨啊。這一天晚上。我吃了晚飯。走到房間裏。隨意看了幾頁小說。那知這本小說中敘述的。都是兒童的生活。委實細膩得很。我當時觸景生情。便不知不覺的追憶到自己的幼時。也有一番很可描寫的情節。可惜我沒有這樣的本領。去做那小說。這一夜。直等到看完了這部小說。才去就睡。這當兒。已經交了夜半了。我在枕上默默地將那看過的小說。回味了一遍。覺得很甜蜜。可是愈覺得甜蜜。越是要感觸到自己的經過。那書中所敘的。是一對隣家小兒女。常常在一塊頑玩的。後來各自到了長大以後。居然做了夫婦了。他們倆的關係。差不多仗着那年齡的介紹。多一年便接近一步。到了結婚以後。反襯到兒時的情景。格外見得甜蜜和美滿。但是我一經回想到我幼時和小朱的姊姊的情形和那小說中人。也是很相像的。那知以後一年一年的過下去。彼此的情感。竟被那年齡從中破壞了。

這夜我翻來覆去，竟不能夠入睡。那窗外的月光和今夜照得一樣的淒冷。

到了我二十歲的下半年，聽得人家說，小朱的姊姊已經定親了。我和他本來沒有戀愛的關係。聽了這個消息，原不必發生出什麼感想來。不過知道他從「孩童的時代」現在要變作「妻的時代」罷了。後來我探得小朱的姊姊定下的婚姻，是他們的舅舅撮合的。他的未婚夫，便是我現在中學裏的同學。他是一個富家的子弟。現在還在一年級裏念書。面貌生得很粗陋。臉上還有許多痘癍。他雖然每天在課堂上上課。可是完全和沒有上課一樣。有時教員們問起他來，他總是茫然沒有知道。全校的學生，再沒有比得上他的才貌的了。他好在仗着金錢的勢力維護着。所以學校裏容得下這一位傑出的人材。我有時替小朱的姊姊設想着，覺得很代抱着不平。他那以後的歲月，委實黑暗得很咧。可是有時便想回來了。人家的事，和我有什麼相干呢。他們自有他們的緣分。況且婚姻這件

事，本來不能以美滿為本位的。我雖然這麼設想，但是一見到了小朱的姊姊那位未婚夫婿，暗中總代呼着冤屈。然而一方面却又替我這位同學慶着非分的幸福。過了幾個月，寒假又到了。在那十二月十四這一天，便是小朱的姊姊出閣的吉期。我當然送了一份禮。又親自去吃喜酒。這天，小朱的姊姊上轎的當兒，大家攢聚着看那新娘。我也跟着衆人的視線，注到那新娘娘的身上。只見他裝得像天仙化人一般。沒一個不說這位新娘娘的漂亮。這當兒，樂工打着鼓樂，合着衆人的喧擾聲，頓時把這個送嫁的禮堂，鬧得天翻地覆。我默默地在這衆人中替那新娘娘十分扼腕着。停一回兒，那很無情的幾個轎夫，隨着一派鼓樂聲把新娘娘抬了出去。禮堂上頓時沉寂起來了。我對着這時的情形，心中很不自在的忖着道：一個好女兒，從此就把一生的幸福輕輕斷送了。可憐那其餘的賀客，大家沒有知道新郎官是何等樣的人材，恐怕還當作是郎才女貌呢。這天晚上，我沒精打采的吃了幾杯

喜酒。不久就走了。回到家中。我母親便問起新嫁娘妝扮得怎樣好看。妝奩怎樣華美。我便一一回答了母親。母親道。照這樣看來。委實很體面的了。我道那自然了。不過那位新郎官的人才。却不大高明。面貌也生得異常粗俗。這一點似乎有些不美滿罷。我母親道。有錢的人。原不必講什麼人才。嫁過去只要衣食無憂。這便是福分了。我當時聽了母親的話。覺得天下彩鳳隨鴉的好女子。其中的苦痛。被我母親這兩三句話。都已包括盡了。後來我回到房間裏。溫習了一回功課。便睡了。這天是十二月的十六。那月兒雖然已經過了圓滿的時期。但還是照得雪亮的。我見了那月光。腦海裏的思潮。也格外湧上來了。過了半夜。還沒有入睡。可憐那窗外的月光。和今夜照得一樣的淒涼。

在小朱的姊姊出嫁以後。約摸有兩個年頭的光景。我已經在中學裏畢業過了。那時我脫離了學校生活。投身到職業界上去。我父親也在前三年去世了。家中的景况。因

爲這幾年來連遭荒歉。所有的田產。都沒有收成。我的生活力又薄弱。所以天天忙着衣食。遠來不及。別的事早已置之度外了。對於童年的一切。雖然有時偶然也隱約記着些兒。可是腦膜上的印象。似乎不比從前那樣的深刻了。只有小朱的姊姊出嫁這一事。因爲相隔未久。還能夠記得當日的情形。我每想到這一件事。便禁不住想到他們結婚以後的生活。大概不能夠說到美滿這兩個字呢。這年歲暮。我從客中回到家裏。有一天早上。我到郵局裏去寄信。經過小朱的門首。忽見從那街裏走出幾個人來。我仔細看時。只見一個年輕的女子。後面跟着兩個老媽。子一個抱着一個週歲大小的孩子。身上打扮紅紅綠綠。耀眼非常。一個手挽着行李等類。最後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他們慢慢的走出大門來。我認得這個五十多歲的婦人。便是小朱的母親。不一回。那個年輕女子。和兩個老媽。子一個孩子。都走到岸灘上。那時河流裏早停着一隻極大的舫子。舟人見他們走下來。便立刻放下了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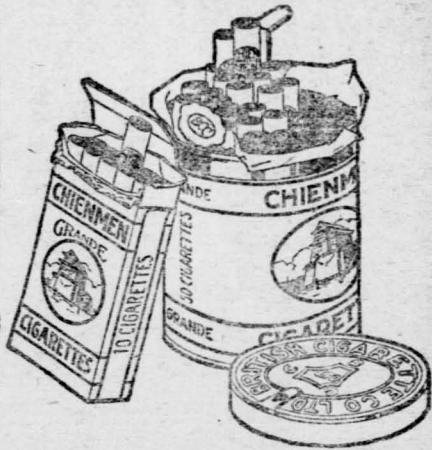
板。給他們下船。他們走到船頭上。那兩個老媽子和那孩子先撥進艙裏去。那個年輕女子。還站在船頭上。身子向着岸灘。和那小朱的母親道。母親進去罷。別站在這兒了。原來小朱的母親。當時因為送客。也站在岸灘上。看他們一個個的下船。很有些惜別的神情。我聽了那個年輕女子對於那小朱的母親的稱呼。當下便把他端詳了一下。便認識他便是小朱的姊姊。他的兩頰雖然比從前胖了許多。但是隱約還能夠記得他幼時的狀貌呢。我因此便可以猜測到那個孩子。便是他們夫婦倆愛情的結晶品了。當那小朱的姊姊辭別他母親時。恰好我也回過頭來。他的視線無意之間。和我接了一下。或者他還能和我一樣的隱約認識我呢。我當時因為不便流連。只得遵着脚步的動作。漸漸的走遠了。暗中默默地忖道。照今天的情形觀察起來。大約小朱的姊姊。歸寧了幾時。現在要回到夫家去了。看他兩頰這麼豐滿。又已有了孩子。大概他們夫妻的愛情。很不差呢。咳。黃金鑄成的愛情。究竟比一切都堅固呢。這天晚上。我因為朋友邀我去吃酒。席間大家說些閒文。後來漸漸講到男女愛情上面去。一個姓王的朋

友憤憤地說道。現在的女子。大家提倡女權呢。男女平等。那知道這都是無氣力的空話。以我看來。無論才貌品格好到怎樣的女子。嫁到了一個有錢的夫婿。不問他養到怎樣。愚到怎樣。只要在那黃金的空氣中。薰化了一下。那做女子的。無論他怎樣心高氣傲。終於要軟化下來的。當下我聽了這個朋友的話。暗暗想道。這些論調。彷彿是為那小朱的姊姊而發的。咳。黃金鑄成的愛情。究竟比一切都堅固呢。這夜回家。我已經有些醉意了。睡在床上。只覺那全身的血液。浪一般的在血管裏洶湧着。身子似乎也震動着。彷彿那床。簧裝着彈簧的一般。好久不能合眼。這當兒。窗外的月光。雖然在十七八裏。早過了三五圍圍的好景。但是他的殘照。却仍舊很明亮。而對於那深宵無寐的人。偏又使着勁兒。照得他不能入睡。使人醒着和他作伴似的。所以我覺得這一夜的月亮。照得和今夜也是一樣的凄冷。

* * *
他那有系統的思維力。到此漸漸的疲乏了。但他室中滿地的月光。還依舊的照着。一些沒有倦態。他聽得那時鐘已經報了三下。不久便沉沉的入夢了。他夢中忽的變了一個童子。和那小朱姊姊。倆在他們園中頑玩。這個幻境。或者是那月光化成的。

(完)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歧路上的華

(續前)

錢起八

九七

無意的一塊小石頭的拋擲，
倒驚散了兩只啾啾的小雀。

九八

坐在從生岸到死岸去的渡船裏，
疾風駭浪，飢渴勞頓，
煩悶，悵惘，恐怖，悲哀，……蟬集心頭。

九九

搖船的啊，你索性加速率搖罷！假使你不肯搖轉去！

禮拜堂大鐘啞啞地響了；

牠含有什麼神祕的意味罷！
何以這樣刺耳而觸心呢！

一〇〇

歧路上的花開了；

被賞玩也罷，被憎惡也罷，

原是爲自己開的！

欣榮也罷，萎謝也罷，

總是開過的了！

(完)

著名之療膚藥水

拉福祿為最靈驗之皮膚病藥功能掃除一切使人受累無窮之皮膚苦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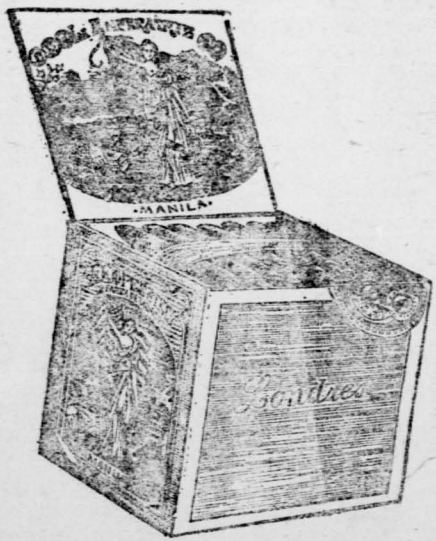
凡如焚若刺之癬疥一經此玄妙之靈藥則即消失無餘數千種現狀不同之癬疥已經治愈定亦足為君之助也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
漢彌敦英行經理



東方 (一七)

性和味淡氣香
之旗妹牌雪茄烟



每盒價三元五角

上海河南路二十號
永泰機烟行經理

小 (一三)

請察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E WORLD

小說月報

十四卷八號要目

到何處去

徐玉譜

人間

潘訓

最後的一封信

顧仲起

貓鳴聲中

吳立模

讀毀滅

俞平伯

門茄洛斯

潘家洵

姆指林娜

OF女士

近代的丹麥文學

沈澤民

俄國文學史略

鄭振鐸

熱情之花

張聞天

會晤

張聞天

關於俄國文學書籍介紹

歐濟之

詩十二首

西諦

讀後感七則

張耀南等

其餘目繁不及備載

涓川等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	郵費
	半年一元五分	每册二分
	全年二元	

小 (一八)



斜陽人語

松溪

紫紅而鑲灰白色的夕陽，映着澄碧的湖光。湖畔的樹木，黃綠葉兒的楊柳，血一般紅的楓樹，綠的紅的，叢錯立着，這是多麼自然的美呵！然而沒有一個人讚嘆牠，玩賞牠；只有幾隻雲雀在那裏啾啾唧唧，歌頌自然的神祕。廣闊的湖面，彷彿一張明鏡。微風吹到，縐着很細很輕的波浪，美之神正在那兒遊玩呢！湖的北岸，一條紆迴曲折的小路，路上鋪滿了枯黃的衰草，顯出這條路是人跡罕有的。

一個年約四十餘歲的婦人，手裏攜了一隻小飯籃，沙沙的踏着衰草跑着。穿件深藍色的鶉衣百結的土布襖，頭髮蓬鬆鬆，彷彿從來沒有見過梳篦過的臉龐上

一條條綉的紋，表示她是一個苦力的勞働者，她微微地嘆息，頭側着想：『現在的東西，都比從前貴上幾倍。就像米，從前七十文一升，現今沒有一百八十文買不到，米還比不上從前的好。地園裏的蔬菜，現在買六七文一斤了。咳！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我們窮人都要餓死了！』

她想到這裏，把許久鬱積的心情，齊湧上來，滴下幾點眼淚。

一排朝南的兩間草屋，屋外圍着破竹編成的籬笆，裏面種着幾畦青菜，這屋已好幾年沒有受到主人的修葺了。慘淡的夕陽，照着屋裏一張面皮破碎的棹子，幾條殘廢的凳子，東歪西倒。幾件破而污穢的衣服，堆在壁角

地上零零碎碎的東西，愈多愈顯出不值錢。屋裏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和六七歲的女孩，正在吵嚷；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說：「媽媽回來了，你們再吵，我告訴了她，打斷你們的腿。」這兩個孩子，聽了這話，果然不再吵了，默默無聲的坐在那裏。

老婦人慢慢地跑來，那女子出去接伊，「媽媽，你回來了，廠裏放工了麼？」

「是的，放工了。」老婦人很高興的說。她想，媽媽每天回來，總是和顏悅色，很高興和我說廠裏的一切情形；怎麼今天變了淒慘冷酷的神情，不要她害了病？於是伊說：

「媽媽你身體不適意嗎？」

「不，」伊說這字，氣促而音急，並沒有將這個字音說清楚，也許是被風咽回去的。但她為安慰她的愛女，便不知不覺的緊隨着說：「沒什麼。」

她到了屋裏，把飯籃放在桌上，揀一條凳坐下。嘆了一口氣，慢慢地說：

「咳！兒喲。現在的東西，那一物不比從前貴上幾倍；真的豆腐要賣肉價錢了。我們廠裏的工價，老是這樣，沒有加多，人誰能不吃飯做事呢？他們——總理，協理，所長，成千成百的加薪，惟有我們苦工沒有加半文，倒加多了一點鐘工作的時間。咳！一天到夜，做十二點鐘，祇得一百二十文的工錢。兒喲，你想現在百物飛漲，開門三件事，一百二十文那裏夠開支呢？」兩個小孩也聽到呆了，坐在那裏出神。

夕陽漸漸地向地平線下去，風吹着野外的枯葦，索索落落地響。好像說：

「資本家啊，你是窮人的魔鬼，貧人的仇敵金錢啊，你是資本家的奴隸！劊子手中的刀啊！」



妖髯縵首記



英國巴文原著

閩縣林紆同譯
吳縣毛文鍾

第三十八章

自止羅拉毛忍辱之後。愛白雷深悔誤信其人。因思當日擺羅出城時。人民之謾罵。亦正如是也。一日復辟黨魁伯那度。及其同輩。爲國會所得。殺而梟其首。克雷多泛謂愛白雷曰。今日行誅。誅擺羅之餘孽也。聞擺羅尚潛伏此間。刻擺羅既無朋友之助。而亦無錢。既不進城。亦不敢歸羅馬。法皇亦晏駕。擺羅益孤立而失其援。愛白雷知止羅拉毛已敗。法皇亦不爲天所佑。擺羅亦決不能遠天。而圖興復。勢歸兩敗矣。唯聞斐烏拉言。擺羅至愛我。我誤觀童女之象。而生慄懼。既而又誤於止羅拉毛之言。使我似水流年。不能享有豔福。是皆教門之言誤我也。有時詳詢擺羅

隱伏之所。而克雷多泛終不之告。女知國會中人。欲誅擺羅。而擺羅決不能免。不若獨身往救其人。與之同逃。一日正凝思間。忽見有村女。執櫻花滿筐。及玫瑰十餘朵。必欲進面愛白雷。村女且言。必親致此筐。櫻花之中。有書一函。則來自斐烏拉處。書曰。當止羅拉毛欲赴火時。吾亦與觀其事。今止羅拉毛已敗。汝尚信其爲先知耶。汝前此所愛之一人。今尚有心憐憫之否。此人于我醒爾。以書付爾。溫其舊日之情。汝果欲面我者。可以書至他伐具羅。須知我潛伏是間。或汝不告之官中而捕我。女讀書後。卽作數語覆之曰。我決不洩爾事。並未知擺羅隱伏何地。今茲城中。固有人知其處矣。今茲吾決至他伐具羅。與爾相見。吾家

臭腐之荷花。已盡拔其根株。此荷花蓋爲止羅拉毛之徵兆。書付之村女將歸。卽自忖度。擺羅決可相見。是夕克雷多泛自城中歸。女遂不行。克雷多泛曰。今日止羅拉毛。乃大敗歸。前此信仰之人。今則人人背戾。蓋自彼畏死。不敢入火。人心已盡瓦解。信之者僅有風僧數人。語後取櫻桃而食。女匿笑不已。但曰。止羅拉毛運命乃非佳。克雷多泛曰。彼師徒乃敢輕身狎火。謂上帝左右其人。女曰。衆意咸信上帝助彼。克雷多泛曰。汝居此地。仍苦寂乎。女不答。面窗而立。克雷多泛遂出。愛白雷急欲出門。而克雷多泛徘徊於庭樹之下。女不敢出。明日。克雷多泛邀女入城。時城中疫氣已銷。且近得一驢。欲令愛白雷觀之。愛白雷不得已隨之入城。既入城。而城中人已復擺羅之舊觀。飲酒作歌。人人不復如前之素約。女過大市時。見止羅拉毛尙行於市間。安追司隨行。歸教堂而去。女見止羅拉毛二目盡赤。如含血淚。行步踽踽。不復如前之鎮靜。愛白雷立勸其馬。與止羅拉毛爲禮。止羅拉毛曰。吾往視病人。及貧寒之

人。汝夫婦謂上帝已舍我而去耶。克雷多泛曰。我信上帝之佑上座。一如往日。止羅拉毛曰。此譏我之詞也。今試問汝。汝亦自知罪惡之所在。思自救之乎。克雷多泛曰。恨無人足救吾過。吾只能自救而已。止羅拉毛不答而去。安追司將行。克雷多泛問曰。汝識我否。安追司不答。匆匆自行。止羅拉毛垂及教堂時。見安追司尙逐其後。卽曰。汝何爲尙戀戀於我。安追司曰。吾欲求吾師一事。止羅拉毛大疑。安追司曰。吾屏除一切。追隨吾師。今問吾師。將何物以贖我。趣答吾言。用釋吾疑。吾觀吾師。既非先知。亦非上帝代表之人。力不足以管此城。是言確乎。止羅拉毛不能答。厥狀如鬼。安追司仍曰。尙請一言示我。我近來頗復失望。止羅拉毛曰。我不欺人。安追司曰。師縱不欺人。乃不期其爲妖夢所欺。止羅拉毛曰。我果欺人。或天欺我耳。我尙有一書付汝。遂入室作一篇文字。徧告諸國之王。力斥米蘭王及教皇罪狀。乞語國助己。書成時。天已曠黑。腦痛如割。手足亦慵。遂然蠟於几。坐待安追司。而安追司終未知止羅

拉毛欲以書分投各國。以安追司爲使。既見安追司不至。卽步至其闕。見屋中空而無人。而安追司已自經於門次。止羅拉毛見狀大驚。墜燭於地。於是書不能發。明日始分遣使者而行。米蘭以賂使者。遂匿諸國之書不投。

第三十九章

愛白雷久待。不能乘間而出。一日克雷多泛入城。是日國會中。亦反對止羅拉毛。教皇爲止羅拉毛之敵。將祛老倫司一城。出教門以外。衆皆恟懼。爭與止羅拉毛爲仇。此時國勢萬難。克雷多泛。計非入城視狀不可。克雷多泛行後。村女復至。以筐乘蘋果及雞子。其中復藏一書。則斐烏拉書。書中斥愛白雷爽約。言擺羅已望眼欲穿。愛白雷不再覆書。但約黃昏與之同行。往視擺羅。是日嚴粧以待。及黃昏後。加黑衣潛出大門。而村女已前候。控二蹇各跨其一。道經老倫司城外。聞一路作歌奏樂之聲。女關心擺羅。初不覺罷。遲明時已至他伐具羅。道中幸無所遇。遂至主教之居。見門已四閉。女顧村女曰。斐烏拉安在。村女曰。彼人

但云在此專候。夫人且少待。語後轉入院宇之後。愛白雷倦極。方欠伸。忽見一村人匆匆至前。愛白雷曰。爾來引我耶。村人曰。夫人非愛白雷耶。愛白雷曰。然。村人曰。且隨我行。愛白雷曰。二蹇屬之何人。村人曰。繫此不能失也。遂隨從村人。及一團焦之內。村人曰。擺羅在內。亦願見之乎。女曰。斐烏拉安在。村人曰。少須卽至。或已在其中。語後自行不顧。愛白雷徐徐入室。室中有一男一女對坐。男子似病。以首枕此女人之肩。其人卽擺羅。囚首喪面。不復類人。擺羅見愛白雷。卽失聲連呼愛白雷者再。愛白雷見狀。不期痛哭。擺羅強立言曰。汝何爲至此。詎有人示爾以我伏軾之處。女曰。吾決不洩爾秘事。擺羅曰。吾頹敗至此。汝尙念我乎。女曰。斐烏拉安在。擺羅曰。執引汝至此。女曰。然則吾來非汝意矣。擺羅曰。吾不至羅馬。汝必謂我一無設施。乃不知吾運蹇也。女曰。擺羅。爾我均爲矢志之人。語後立出。出時似尙聞擺羅呼己之聲。途遷迤至主教屋後。見村女已立於二蹇之次。愛白雷怒曰。誰教汝爲此惡作劇。村女

怖極。立呼先生。女曰。汝趣以蹇來。忽見克雷多泛。已自牆陰而出。女曰。吾早知汝之秘計矣。克雷多泛曰。爾之性情。吾亦了了。正欲策蹇而行。克雷多泛堅執其手曰。汝欲自由。可以留此。女曰。然。斐烏拉之書。汝偽造耶。村女之致饋。汝所命耶。克雷多泛曰。吾意欲爾。視爾日夕所思之人。吾不怪汝。汝可自遂所欲。女曰。汝欲發覺擺羅潛伏地耶。克雷多泛曰。此何足發。城人已共棄之矣。愛白雷哭曰。然則老倫司亦決不容我。我一生崇信上帝。而乃無憑。即信鬼。鬼亦無靈足恃。克雷多泛曰。傷哉。愛白雷。愛白雷曰。吾到此境地。汝尚憐我乎。克雷多泛曰。可與我同歸老倫司。女不能拒。亦盈盈攀鞍而上。過聖馬哥教堂時。人集如蟻。似有爭鬥之狀。既見克雷多泛至。遂讓路以行。教堂中似有火光。教徒頗紛擾。愛白雷見止羅拉毛。已爲衆人力擒而出。餘人爭執兵械向之。愛白雷見狀。覺擺羅當日見逐之狀。厥狀正類止羅拉毛今日之受擒。

第四十章

愛白雷心念止羅拉毛信上帝。以澹泊敗。擺羅耽酒色。以紛奢敗。其收局一也。於是立暈於家。大病斗發。及稍醒人事。則臥之山中別業。克雷多泛坐其榻前。女曰。汝何爲不聽吾死。吾之甘死。乃如飴也。克雷多泛曰。汝恨我深矣。女曰。爾玩我於股掌之上。語已淚落。克雷多泛曰。吾未嘗侮汝。汝平日自由。既慕止羅拉毛之淡泊。復戀擺羅之紛奢。豐齋不同。汝合而一之。則痛苦爾之自召。吾又何過。女曰。止羅拉毛何如。曰。已爲國會所囚。不久或能縱之。女曰。爾事如何。曰。吾已選舉爲刑政長官。女曰。汝之志願遂矣。不圖彼紛紛者。均無成事。獨爾能竟其功。克雷多泛曰。吾采中道而行。彼擺羅與止羅拉毛。各有所偏。訖無成事。汝當悟矣。女不能答。仍閉目而臥。克雷多泛遂以馬入城。視止羅拉毛。蓋克雷多泛所云不久見縱者。謬也。此時國會中。無一爲止羅拉毛之友。均其仇讐。則止羅拉毛。亦斷無生理。會中唯克雷多泛。尚有憐憫之心。餘人皆否。此時至其囚拘之所。盡故舊之情。然止羅拉毛。已被嚴刑。趣其自供。

謬託上帝之言。一晌自託先知。皆屬愚人之術。多美尼初經嚴鞠。均不吐實。已得止羅拉毛之供狀。舉示多美尼。多美尼曰。此僞也。止羅拉毛有道之人。決不怕死。而自承其罪。然庭訊時。克雷多泛亦列座。蓋止羅拉毛被刑不過。暈中似吐其實。及神定亦卽反汗。克雷多泛憐之。故來省視。獄門既開。止羅拉毛大驚。克雷多泛曰。吾來非將不利於爾。亦非逼爾吐實。止羅拉毛略定。卽僵臥於枯草之中。蓋見獄門開。知嚴刑復及。則強立而起。鼻中之血湧出。以襟拭之。蓋平日刻苦已極。今復被刑。遂不復類人。左手橫其胸。似骨已斷。二脛被夾。已不能行。後跟尙有嚴繩之迹。克雷多泛悲曰。吾甚願上帝。能歸聖馬哥教堂之中。止羅拉毛曰。刑爲應得。以吾忍痛不禁。竟失聲不認上帝。然吾實上帝所命之先知。唯其不能忍痛。而發背逆之言。故被刑如此之酷。克雷多泛曰。上座仍迷信乎。止羅拉毛曰。吾豈能以肢體之故。乃並棄其靈魂。今日天闔黑暗。然前此不嘗有光明耶。汝於我定罪時。將定我以何等之愛書。克

雷多泛曰。上座聽之。上座之刻苦堅忍。蓋千百人中不得一。異日臨鞠之時。盡吾力爲上座剖析。唯新國會均在教皇指麾之下。吾言恐不獲當。止羅拉毛曰。汝固不愛我。前此久已知之。愛我但有二人。一爲康德。今已歸天上。其留人間者。多美尼耳。今爾亦無庸憐我。我固不受人憐。克雷多泛曰。上座乃以一身與世界抗撓。無乃太過。止羅拉毛曰。吾亦知之。汝今日之來。實監察我。果否信服上帝。實則吾崇信上帝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今日軀命垂危。而神明尙旺。且前此所演說之言。均屬上帝之明命。克雷多泛曰。上座不言。將一掃羅馬之腐窳。一身將建大功業於人間。胡爲久久不展一籌。止羅拉毛曰。上帝所言。無不驗者。然吾固不惜此一身以救世。今日至此。命也。吾思教皇。決死於非命。而羅馬之城。決必爲人所有。至於外兵成功以後。教皇仍屬之擺羅一姓。爲教皇者。名克里門忒。語後欲起。以背倚牆。顧乃不能。克雷多泛。見止羅拉毛語氣堅確。而果決。頗疑其實爲先知。止羅拉毛曰。汝胡爲疑我不能成

功。然吾功雖不之成。而上帝之言必踐。克雷多泛曰。上座但能略證明其事之果確。則老倫司人民。尚能曲恕上座之罪。俾其勿死。且上座果爲先知。胡不炫異於衆。使人

後跪而面牆。克雷多泛匆匆遶出。

第四十一章

人信其爲神明所使。止羅拉毛曰。嘗耶穌上十字架時。初未嘗炫異。克雷多泛曰。以吾觀耶穌亦恆人耳。止羅拉毛大聲言曰。汝亦好奇。如近日之僞荒。須知世事何奇。吾之操行。至於下獄。卽爲奇事。克雷多泛曰。吾甚盼上座之勿死。止羅拉毛曰。妄哉。吾與多美尼。蓋萬無生理之足言。克雷多泛曰。多美尼信上座至深。雖身被酷刑。猶稱上座不容口。止羅拉毛曰。多美尼之爲人。爾尙重之。至於老朽。視若朽兀。克雷多泛曰。今日上座。果能少炫神通。則吾信上座。當與耶穌同體。而止羅拉毛無言。克雷多泛太息。知止羅拉毛。決非先知。因思人人各悅其所悅。猶之擺羅喜奢。止羅拉毛善刻苦。人多嚮於所好。又焉能得上帝之寵。卽曰。吾果能助上座者。無不盡力。遂與辭。且出言曰。願上帝助上座。能自增其力量。止羅拉毛曰。吾之用志不紛。後此

愛白雷病起時。聞有教徒。將被殊刑而死。心甚疑爲止羅拉毛。然尙逍遙樹下。卽聞有村人來言。兩出家人。已縊首而殊。且投尸於火。女曰。止羅拉毛。乃默默而死。竟不顯一神通耶。村人曰。未也。女首疾復發。乃扶病入室。思止羅拉毛慘死之狀。默坐於纒絲架下。罷極竟不能哭。少須。克雷多泛歸。執紫心之荷花。置於纒絲架上。女曰。止羅拉毛臨死。終無言乎。曰。然。女曰。然則此人之死。乃默默如常人。克雷多泛曰。方其臨刑時。有人呼曰。先知胡不示異於衆。而止羅拉毛終不答。引首就縊。此二髡死時。夷然如恆狀。而多美尼尤踴躍自備升遐。女益盈起立曰。吾心中之上帝敗矣。卽吾鍾情之人亦敗。今吾尙何恃。爾今可聽吾死矣。克雷多泛曰。愛白雷。吾今日信汝深。需汝急也。請爾勿爲過分之思。可降格與吾同度時光。女不之信。言曰。汝果需

我耶。克雷多泛曰。有如天日。卽輕引愛白雷之手。此時愛白雷亦心感克雷多泛之有情。卽細審其夫之面。一種精誠之意。溢於神宇之間。自是以來。夫婦和睦。一矢忠心。逾數年後。聞擺羅爲西班牙兵所逐。自沈於河心。而愛白雷亦不甚悲。此時膝下已有兒矣。當此之時。克雷多泛已有大名於老倫司。於是愛白雷。心愛夫子。初無他念也。久之

病故。卽瘞聖馬哥教堂之次。其子長時。而九阿巴尼。已爲羅馬教皇。擺羅之子及幼弟。復歸老倫司。居其舊宮。迨九阿巴尼既死。其子克里門忒。果爲教皇。如此羅拉毛先知之言。然而羅馬之域。已爲外兵蹂躪。於是止羅拉毛之言。一一皆驗。

(完)

特 別 啟 事

一 本期野人記因製圖部經手人生病圖版未製無從

排印只得暫停一期敝社十分抱歉

二 編者與讀者因排印與裝訂對於時間上的關係恐

怕無存在的可能了這是一件極不幸的事不過我

們還要極力設法補救

兒童之友

兒童世界

要增進兒童的智慧
並滿足他們精神上
的要求最好買本書
給他們讀其中有詩
歌童話 故事 戲
劇小說 圖畫等豐
美極了每星期出版
一冊定價六分預定
全年五十二冊祇收
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本書的材料和兒童
世界差不多但統統
用圖畫表出稍微加
些文字初進學校的
孩子看本書最為合
宜每半月出一冊定
價八分預定全年二
十四冊祇收一元六
角

此外兒童用書如 童話 故事 小說 詩歌 等
共有二百餘種印有「兒童用書目錄」承索即寄

教育 玩具

本館歷年所出玩
具共有三百多種
內分建築 交通
軍事 數學 英文
體操 遊戲 音樂
弈棋 文房 故事
人物 動物等門
都含有淺近的學
理足以啓發兒童
的智慧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希臘
故事

受驚的靈魂

Thrasvoulos Kastanakis

行簡

你必定要聽見一個愁慘的故事，正如這苦着面向我囑咐，講述那夢想以外的事的婦人，愁慘的面容一樣。我告訴你，我對於我的小情人，簡直無法可施，但又纏綿於清香甜蜜的愛情中。

伊還只有十歲年紀，既幼稚，又極美麗，伊是一個小女侍，名尼弋勒達。伊有一個受驚的靈魂，當我瞧出這個靈魂時，伊正被許多愁障所籠罩，又加上愁慘的火，伊從我這裏急急經過時，或是應廚夫的招呼，或是答樓上主母的使喚，我就將這秘密都披露出來了。

我屢屢看見伊，從我這裏經過，急於應答那嚴厲的召喚，伊又幼又小，伊決不能忘記那條忽閃過的小身體的急

影，這小身體每次受斥責時，似乎是預備著縮小變弱的頭髮，直接到腰際，用一根小繩縛著，跑時兩邊搖動不已。我也不能忘却那髮繩上面牢牢縛着一個小白結，在伊背上拖着，就像一個要死的蝴蝶，不願意再飛似的。這個小女子，很難得展唇一笑，伊的小臉，黑白相間，看去好像有些霉爛，因那上面的疤痕，都縱橫滿了。伊的眼皮，是平直的，並不灣曲，成一個橫圓形。伊的眼睛，又小又圓，伊大而闊的嘴唇，非常之薄，好像一隻頂尖的鉛筆，所畫的一條線似的。

第一次我看見伊的時候，正是在我的別墅中，伊正爲我斟酒。煙霧模糊的小燈，在桌上發出昏暗不明的光，瞧着

伊的臉，使我深信伊出世的時辰，定有魔物將憂愁籠罩了伊的終身。

自從這一次後，我完全被伊那隱秘者，用憂愁籠罩的身世所牽引，好像我生命中的一個痛苦。

伊的眼睛，常常向人隱秘的瞧着。這雙眼睛的光，好像生恐觸着了什麼鬼物似的，他們雖然只是如此的一瞬，却使你受了一個極深的印像，使你驚異。伊看着你的眼光中，必定混合着奇怪和恐怖。但是你若回眼看伊，伊的眼光，必定立刻轉向他處，或是桌子，或是地板，必定俯身下去，如同一個小管家婆一樣，拾起一點什麼不相干的東西。

伊的臉上有哭泣的痕跡。伊從你身旁走過時，必定點着足，使他下得極輕，如同夜間剛出洞的鼠子一樣，生恐你聽見了，或是引起了你的注意。無論什麼人，看伊的當兒，伊都驚懼之至。必定垂下眼簾，只賸得一線，好像一層黑黢，要直蓋到脣邊似的。

這嘴脣展開微笑的當兒，就如同縮小的荊棘圈一樣。伊的笑聲，從那個小荊棘圈中，旋轉出來，使我覺得那正好像一根腐壞了的琴弦，在伊心中發出痛苦和絕望，混合起來的聲音。這個笑聲，異常之醜，人聽去，就好像注水在罐中的聲音一樣。但是我聽著，却觸起了我從前的情人，從前向我唱的歌聲，使我起了冷而可驚的悲嘆。這種笑聲，決難聽見，除非在寂寞的沉靜中，和在深夜的黑暗中，煙霧模糊的燈影下，纔可以聽見。

伊的藏身之所，是在年湮日遠的一座神龕的暗角之下，在一個舊臥榻中，伊獨自一人，四面掛滿神像，守着伊自己受驚的靈魂。神像前的小燭，昏昏的火焰，發出凄冷的細聲，應答伊的禱語，尼可勒達靜着微弱的呼吸，在深夜寂寞的沉靜中，頃耳靜聽。

有一次這個時候，這間房子，好像充滿了愁慘的呼吸，我為情所激，走到伊身邊去，這是第一次我用手捧着伊的頭，看着伊淚珠所濕的眼睛。我決不能忘記伊這一次的

狂駭。伊的臉上上了一層青色，疤痕都變成黑色，牙齒露着，好像一排碎了的磁花。

伊從發怒的廚子前逃走時，我也沒有瞧過這種絕望的驚駭。伊逃避人的鞭扑，如同鼠子被貓所逐，逃去藏在神龕的暗角中，舊臥榻的後面，就是在這時候，我也沒有見過這種絕望的驚駭。我相信我這時候所看的，乃是一副絕望驚駭的骨架，伊注視着我，所以我只能閉目戰慄着避開，覺得伊的眼光，逼着我如同火焰，罰我的隱罪。

第二天我又尋着幾個別的罪人，也是被這眼光所驅逐。但是他們並不覺得這火焰的刑罰，我很可憐他們的愚頑。我那時正同我的朋友亞基西老和他的妻子色克納喫飯，那時他們正住在我家裏，我們圍坐一桌，桌放在我門外，正對着海。我這時頭痛得很利害，只懶懶的舉起食叉，送到口裏，思想早已沉沒在空浮的幻景中。忽然之間，他們起了一陣笑聲，引着我瞧了他們一下，不過很冷淡無意。但是我一回頭，就看見一件極可怕的事，這事雖是

一個犧牲者的痛苦，慘傷已極，這一對夫婦，却不能覺出其中的意味。

色克納美麗的面，起了紅色，佯作發怒的樣兒，正罵着尼可勒達玩，這是伊最喜歡的消遣法。伊說這個小姑娘，打破了客堂中的大鏡子，其實，伊早知道是廚子無心打破的。亞基西老偷着嬉笑，生恐這個小姑娘瞧破了他們是有意虐罵伊，因而壯起膽子來。我很鄙視的瞧了他們一眼，然後就很敬重的轉過眼睛，瞧着這個可憐的小孩子，含着無限的憐恤。這種憐恤心，從未發生過，也沒有一滴眼淚有如此的熱。

我這次不能說伊的臉上滿了青色，疤痕變成黑色。這一次疤痕上的黑光，却罩滿了伊的全身。伊的全身，都被籠罩了。伊的眼睛注視在沙土上，不敢移動，我因此不能看出伊的淚光來。伊病弱了的身體，映在沙灘上，顯出極其瘦小的影子，過身戰慄不已，我覺得我的心潮中，也起了無限的波浪。伊的兩手，緊緊壓在胸前，手指儘着捻那件

半席的圍裙。

這副情景，漸漸到了絕點了。亞基西老正預備着他的笑容，色克納逐漸提高了他的怒聲，小女子在這受罵的時候，沒有作聲，後來纔戰慄着伸訴道：「馬丹！我沒有打破什麼，若是我打破什麼，我必定跑去躲在臥榻後面——馬丹！我必去藏躲起來！」這幾句話，伊却有一個別的意思。這幾句話裏面，是從伊受痛苦的心中發出來那靈魂上聖潔隱秘的伸訴；因此伊立刻淌着熱淚，哭了起來，用圍裙掩住臉。

色克納斥退伊道：「去罷！好哭的東西！進裏面去！看你的新圍裙怎麼樣了！」

唉！我願意將伊指頭留下了無限憂愁的圍裙取了來，跪在他面前，伊俯着頭，向房子中走了去，隱沒在黑暗中去了，我的耳中，仍舊被伊愁慘的哽咽聲震動着。

這一雙夫婦，却當這是一件發笑的事，大笑了起來。我也不留意他們的話，只無意的望着金光燦爛的日光跳舞，

這跳舞中夾着無限的沙土口中發出來的歌聲。

天已亮了，我窗外鋪着的一片大海，靜靜的顯出波濤的歌聲，日光的吻，軟柔的親在上面，好像倦蛇睡在上面一樣。天雖亮了，我覺得我的身體，有些困倦，使我不能離床。我的眼睛，注視海面反在我房中的光上。這光又無心意映射在牆上，直射到屋角中的蜘蛛網上。牆上懸着一個玻璃瓶，沒有插花，却對着這射來的光發出歡迎的微笑。

我的褂子，放在樓上面，在這褂子的襟上，有幾顆茉莉，潔白的顏色，放出嬌懶的香味，好像是怨愛花人的自私似的。這將死的花，送出餘香，却含着激切的怨意，但這香氣，却充滿了這光的燦爛的小房。

漸漸有一種朦朧的觀念，如同一種甜香的酒精，從虛幻中發出，使你深信醉夢的幸福，漸漸用柔媚的眼睛纏繞着，我忽然之間，有一種細語，如同諷經似的震蕩我的思想。這種細語，比茉莉的怨訴，百倍的愁慘，使你觸起從未

到過你心下來的絕望。

起先我以為我已經睡熟了，這怨訴的細聲，不過是夢景立刻之間，我纔知道是那受驚的靈魂，在我房門口嗚咽哭泣。這個哭泣的聲，單有伊能發出，乃是在哽咽的聲中，含着戰慄的細語。我因這驚異不能想別事，只想着這小女的悲淚，我不知不覺的早已下了床了。我半掩着門，我便聽見這受驚的靈魂，被驚懼所掩蓋，這種情狀，是從未見過的。

我夢境中，見伊立在我面前，如同流淚，眼睛向下瞧着。伊的腰際，早已移去了那手指留過悲愁的圍裙。伊的臉上，並無別色，只有疤痕的黑色籠罩着。伊的嘴唇，笑時如同小荆棘園，此時已經滿了紅沫，如紅玫瑰的影子，或是血染的花，只少了香氣。我幻想中，看出伊的口唇，好像戰慄的井口，雖然附在肉上，却好像沒有關係似的。伊的頭髮，蓬鬆着像剛剛洗過的樣子，髮上的白蝴蝶也奄奄垂得極低。

只有我們兩人在這裏。我正赴憂愁的筵席，伊就如席上斟酒的人。

神像前的蠟燭，被大膽闖進的日光昏迷了；小火焰縮得如豆子一般。靠近這燭，有幾朵花，沉沉的睡着，想極力忘掉他們的死慢子；年久了，成爲透明的質體，極力回憶他們青年的時候，太陽的光線，第一次吻他們的光景。樣樣東西，都好像沉默深思似的，在這深思的沉寂中，現出了受驚靈魂的哭聲，細語顫動，伴着戰慄的哽咽。

白色的蝴蝶，附在濕了的頭髮上，微弱的表示着他讚頌新發生的憂愁。

小姑娘眼睛，不望着我，垂視在地上，張開了嘴唇，發出聲音，雖然夾着戰慄的哽咽，却很清楚。伊伸訴道：

「那位婦人，打了我，……打得很利害，第一次這樣利害，……因我沒有洗去狗身上的污穢……」

這小女子受驚的靈魂，至終也說了話了，好像不說，就要使伊的痛苦增加愈多似的。

「那位婦人打了我……打得利害，第一次這樣利害……」因我沒有洗去狗身上的污穢。他柔弱清楚的話，深深刻在我記憶中，好像隨着痛苦的細語，愈變愈高。我看見了伊被伊的主母，打得血肉模糊，我似乎看見了伊圍裙上留着色克納惡很的手痕。我看見這小孩子，覺得身體上的痛苦，不禁戰慄着淌出淚來。我走近伊身旁，深深憐惜着，溫柔的用手撫着伊的頭，願意這種態度，能將我大海中的愛情，灌注一點在伊受驚的靈魂中。我用手指觸着伊的當兒，覺得伊因驚發起很重的燒熱。這燒熱從我的手指頭上，像急湍似的直流到我的週身。這燒熱散布着，如同乖劣的昏蒙。我因激情昏瞶已極，不知道怎樣撫慰伊，或是伊將沉沒在燒熱的痛苦中。第二天早晨，我向我的朋友告了辭，就回到城裏來，也沒有向他們提起尼可勒達的名字。

* * * * *

幾個月之後，距我第一次的拜會，覺得很久了，我又到我

別墅去，這正是一個冬夜。晚飯時，我又看見尼可勒達站在同一煙霧迷漫的燈下，在同時，在那同一的桌子上安排食具，如同頭一次一樣。但是伊大大變了樣子，若不是因臉上的疤痕，幾乎不能認出伊是尼可勒達了。

伊現在略長高些，不過不像從前那神軟弱。伊的臉上，現得有些快樂的樣兒，嘴角邊微微有點笑意。伊繫着一件新圍裙，邊上有很闊的花邊。我見了這種改變，很有些希奇。伊梳理得很整齊的頭髮上，換了一個暗綠色的結子。伊走起路來，這個結子，就像嗅着了花香，要飛動的樣子。伊臉上有了笑容，身體也強健了。這真是一件奇事。我很希奇的注視着伊，空空的思想着這個道理。我正沉思時，伊將酒杯推近我的面前來，好像唱着快樂的歌似的，對我說道：

「先生這裏有一點酒，不知道你愛不愛。」

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網住了我。這東西就像絕望的憂愁，要壓碎的顛狂感覺我的聲音，一半戰慄，一半哽咽着，

慢吞吞的問伊道：「你記得伊那次因你沒有替狗洗去污穢，伊就打你麼？」我還要再說。我所說的這幾句話，好像無止息的歌聲，但是我的力量似乎不够。小女子注意在酒上面，比注意我的話要多些，伊斟滿了酒就用可愛的孩子口氣對我說道：「喝點這個酒罷！我可喜歡。我父親昨天從家裏帶來的。」

我覺得有什麼在我裏面死了似的，這個「死」佈滿了我的全身。斟酒的聲音，使我記起了從前的那種哭聲。這種哭聲，同外面的風聲混在一起，散佈在雪的面，並且夾着昏昏不明的燭光上，火星爆裂的聲音，這混合的聲音

中，我能聽見一種哀歌嘆息，那在我心中爆裂着的憂愁的經過，現在死了。我垂着頭喝酒，要避去那不知記憶的快樂臉。

過後我因酒的熱力，就相信有許多事是在信心以外的事實，在我憂愁的夢境中，我看着這個小女子，非本來的事實，從這夢境的負累上，我造作了一個憂愁的小孩子，存在我的心中。我疲倦空幻的碎心，現在知道我自己的造作，不是常有的事，其中的真事，就是那面上的疤痕，那無知覺的疤痕。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最新養蜂法

劉大
編

(一册二角)

本書共分十七章，敘述養蜂各方面，非常精要，均可實地試行。凡家庭學校，咸宜購置一編，如法實驗。

禮(194)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新 教 育 的 需 要 品

中 小 學 應 用 各 種 測 驗

現今新教育之趨勢，務使人人得有同等的教育機會，以發展各個人所長，但人類智愚高下及對於各種課程之興趣，不能一律，即不能授以同樣之教育。故教者必先甄別各個兒童之智愚，及其興趣之所在，然後施以相當之訓練，始適合教育原理。但吾人用主觀的觀察，估量兒童之智愚，往往為個人偏見所影響，不易準確，惟有應用測驗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標準，辨別智愚，庶不致失實。測驗功用，在學校中則可分別班次，甄別成績，代替入學考試等。在歐美已風靡一時。我國除少數學校施行外，其他採用者，尚不多觀。致其所以不能普及之故，或由於不明測驗之真相，或雖欲試行而缺乏適當之材料。中華教育改進社為推廣測驗之利益計，分託東南大學及其他各大學教授多人，編成中小學校各種測驗，歸本館印行。茲將已出版各種表列於下：

名 目	數 類	每類內容	特製常製	每類定價	附 註
中學默讀測驗	二	測驗廿五份 答案廿五份	七角 五分	四角	(一)每類另印說明書一冊定價五分(英文測驗說明書定價二角)
小學默讀測驗	五	測驗廿五份 答案廿五份	七角 五分	四角	同上
小學默字測驗	二	測驗廿五份 答案廿五份	七角 五分	四角	同上
初小默讀測驗	二	測驗廿五份 答案廿五份	七角 五分	四角	同上
小學算術測驗	二	測驗廿五份 答案廿五份	六角 五分	三角	(二)每類附成紙表一份
小學常識測驗	二	測驗廿五份 答案廿五份	六角 五分	四角	(三)另購各類答案每廿五份定價一角
團體智力測驗	二	測驗廿五份 答案廿五份	九角 五分	六角	同上
英文測驗	一	測驗廿五份	一元二角半	二角半	同上

以上各種測驗，均依歷次在各地測驗結果編成，極適合本國情形。凡公私立中小學校及師範學校欲改良學校組織入學試驗，實行分團或分組教授，及設置特殊班者，均宜從速採用。



西方釋夢錄

(續前)

蔣木春

狼 Wolf

夢中見狼。主有陰險及說謊之仇人。

羊毛 Wool

夢中賣買羊毛。主後來事業之興盛。及財產之增加。

蠍蟲 Wasps

夢見蠍蟲。其兆非佳。主將生疾病。

井泉 Wells

夢見井或泉。主將與一富翁。或富婦結婚。

黑夜 Night

夢於黑夜中獨行。主凡事必失望。設用情者夢之。必有被人誤會之事。倘夢者已結婚。對方必有失戀之事。

牡牛 Bull

夢中被牡牛追逐。主有難堪及圖害之仇人。倘夢者即能逃避。不被牡牛追及。但仇人終必得志。

喜鵲 Magp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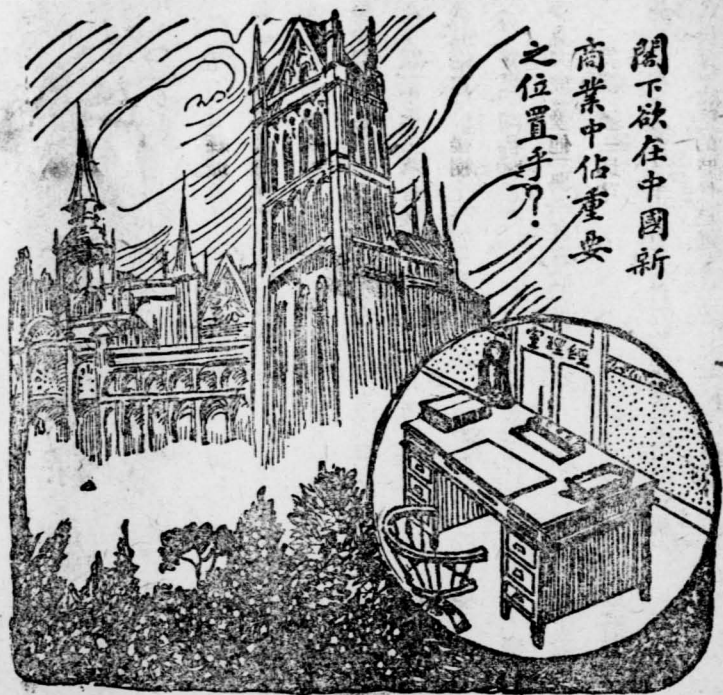
夢見喜鵲。主自己將與人結婚。但數年之後。必遭離婚之變。

喇叭 Bugle

夢中玩弄喇叭。主現在所處地位。有突然增進之望。倘只聽其聲音。而未見其形。則兆適相反。

(未完)

閣下欲在中國新
商業中佔重要
之位置乎？



大陸報載近日中國紗廠多數失敗因管理不得其人之故其實紗廠不過失敗之新營業中之一種中國商業隨在需人 閣下有志於新商業今日即奮鬪之時奮鬪之方法唯何即立志研究商業之新智識是也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添設

商 業 科

預科已經開辦以淺顯英文教授最新之商業智識此即閣下奮鬪之利器請即函索簡章爲要



惡人墓

徐哲身

離開了平原縣城。約莫有七八里的地方。有一個村落。叫做麒麟村。從前却也繁盛。現在已是滿目荒煙。僅有三五家草舍。此中的主人翁。無分老幼。都是污衣垢面。男的專做像馬勃色的餅。女的專煮像牛溲色的茶。供給那一般過路的小車夫。草舍後面。有一座土墳。四圍疏疏落落的栽了幾株白楊。樹上怪鳥的聲音。和地上被野狗啣來的死人骨頭。彷彿替墓中人。在那裏表示他陰森可怖的樣子。大家都喚他「惡人墓」。久而久之。那幾百年來的麒麟村名稱。竟被一坏荒土的惡人墓奪了去。往來行客。只要提到這地方。無不毛髮直豎。談虎變色。總是避道而行。萬一有不得已的時候。經過其地。都抱着一種恐懼的心理。

好像隨時隨刻。就有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現。設有人要證實。問他們到底有怎樣可怕的事情。他們也莫名其妙。沒有滿意的答覆。不過人云亦云罷了。相傳墓中那個惡人。當南方紅羊最盛的時代。祇有十歲。他父親做過一任知縣。把所有剝削來的民脂民膏。買田造屋。廣蓄妾媵。享那林泉之樂。惡人便是最後的那一位姨太太所產。後來這位知縣老爺。與人世脫離關係。那般鴛鴦燕燕。盡被嫡子所逐。惡人母子。自然是此中的一份子。被逐的那般姨太太。嫁人的嫁人。賣笑的賣笑。獨有惡人的母親。還能夠抱着夫死從子的那句老古話。照守節撫孤的做去。無奈一個是個女流。一個是個孩子。坐吃山空。不到幾時。差不多

就要沿門托鉢了。惡人雖是小孩子，不知秉了甚麼天性，生成那一種頑劣不馴的行爲，稀奇古怪的心理。不但他母親痛心疾首，想把他置之死地。連一村裏的人，都切齒得了不得。說他長大成人，不是賊胚，便是強盜。還是趁早弄死了。省得後來連累別人。他母親因此氣得死去活來。沒有過一天安穩的日子。有時氣極了，把惡人打個半死。他也不過把牙齒咬緊，任你處置。一面打好，一面淘氣如故。有一天他母親害病，聞着隔壁的一陣肉香，不禁食指大動。饑涎欲滴。惡人曉得他母親的意思。第二天便捧了一碗香噴噴的肉進來。他母親雖是達了目的，但又恐怕他在外面，做了不端行爲。因此鬧出禍來。便拼命的根究是那裏來的。惡人說是西鄰王伯伯給的。他母親方才放心敢吃。正在吃得有味的時候，忽見開肉舖的阿四，氣烘烘的闖了進來。拍掉打凳的大鬧不已。惡人母親方才曉得這碗肉果是偷來的。可憐他母親向阿四，不知說了多少好話，還允許即日設法償還肉價。阿四方才肯走。誰

知這碗肉在窮人肚裏住不慣，作梗起來。連瀉帶吐，更病得利害。惡人却是行所無事的，依然四處闖禍。又有一天，有一家土財主，正在謝年。惡人闖了進去，硬要借米借錢。那家自然不肯。惡人先頭還是苦苦哀求。後來見他們實在不肯，便把他們祈福的那一大塊肉，拿了就跑。那家的人，趕忙把惡人抓了回來。拿手上切肉的刀向惡人頭上一擡道：你還不放下。我就賞你一刀。惡人不但逃，反把腦袋迎了上去。那人一時縮手不住。惡人額上已是血如泉湧。惡人挨了一刀，到還不大嚇。把那個拿刀的人嚇得要死。恐怕釀成命案。幸而有錢，便托人把惡人送回家去。情願拿出一百串的醫藥費。還添上兩擔老米。惡人就藉這一刀的報酬，便混到十五歲了。有一日惡人的哥哥，正在大做生日。惡人進去拜壽。被他哥哥，千難種，萬賊胚，狗血噴頭的罵了出來。惡人本要當場出彩。想了一想，看他哥哥面上，只得忍氣而歸。第二天，在路上又遇見他哥哥。惡人還不記昨天之事。也叫了一聲哥哥。他哥哥罵道：我

那裏有這個小叫化子的兄弟。說着把惡人接連踢了幾脚。惡人也氣烘烘的道。今天大家說一個明白。你到底是不是我哥哥。他哥哥把眼睛一鼓道。下次我耳朵裏再聽見你叫我哥哥。我必定叫人把你眼睛弄瞎。惡人聽了叫道。你既恩斷義絕。不認我是兄弟。我只好把你當作外人。說着刮刮的兩聲。他老兄面孔上已着幾個耳光。兩個人扭作一團。打了起來。最後的五分鐘。還是他哥哥戰敗。把長衫馬褂扯得稀爛。棄甲曳兵而逃。第二天大早。惡人母子還未起牀。他哥哥已帶領了無數的人。奔了進來。不問青紅皂白。把惡人母子很命的打了一陣。惡人生成那種骨頭。是愈打愈不怕的。他母親却已奄奄一息。幾乎與鬼爲隣。經人說好說歹。把他哥哥拖了出去。惡人母親躺在牀上。恨不得與惡人拼命。說他闖出禍來。害得他女流之輩。被人凌辱。說了哭。哭了一陣陣的狂血。吐個不住。惡人聽了。也爲傷心。大喊道。母親不要怨我。我與他。也是前世一劫。過了幾天。惡人提了一隻鮮血淋淋的手進來。他

母親見了大嚇一跳。搗枕撞牀的大哭道。你又闖出這樣的大禍來。你還是把我弄死了。眼睛不看見。到也罷了。這隻血手到底是那一個的呢。說着抖個不了。惡人道。是我仇。三天之前。還叫他哥哥呢。你見了一隻斷手。就怕得如此。我却還有一個添頭在此。說着便從衣袋內。摸出像雞蛋般大的一顆生人眼珠子來。他母親不等他講完。早已嚇死過去。惡人見了。趕忙丟了血手。同眼珠子。跪在牀面前。抱頭大哭。正在淒涼的時候。外面走進幾個人來。一個是本村地保。其餘的是否差人。却認不得。走上來一鐵索把惡人鎖住。推的推。拉的拉。口稱縣裏去再說。等得惡人母親醒了轉來。惡人早已到了縣裏。吃官司去了。知縣驗了惡人哥哥的傷。惡人一口咬定是替母親報仇。打傷的是不認他爲兄弟的外人。知縣念惡人尙未成丁。從輕發落。只把惡人定了三年的自新所。惡人進了所去。那管所的差役。自然向他索取陋規。惡人那肯睬他。一時扭打起來。惡人一個人。戰不過那般虎狼似的差役。早已頭破血

出。遍體鱗傷。誰知惡人胸有成竹。等得四衙老爺來查所的時候。把差役如何虐待。如何打傷。哭訴一番。差役大大受了不是。四衙走後。惡人登時像煞神的一般。拼了命。把各差役打得個落花流水。差役再去稟官。知縣已據四衙報告。反說差役人多。欺侮小孩。大大的申斥一頓。從此他們方服惡人年紀雖輕。手段果然利害。反時常的去拍惡人馬屁。那些所內的犯人。見惡人連老虎頭上。都要去搔癢。便不敢以老前輩自居。也都極力敷衍。惡人既立了下馬威。不但穿的吃的。都要各犯供給。連他母親這三年中的澆裹。還要出在衆人身上。這就是那句一人拼命。萬夫難當的老話。三年罪滿。惡人回到村裏。他哥哥却已變產他徙。不敢在這村裏。掛他鄉紳的牌子了。惡人問他母親道。我在縣裏吃了三年官司。我曉得村裏人的脾氣。祇知錦上添花。不知雪中送炭。待你好的。待你壞的。望你老人家細細的說了出來。做兒子的自然要一個恩怨分明。他們方才曉得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母親不是好欺侮的。

呢。他母親曉得他兒子的脾氣。是個殺星轉世。只要眼珠一紅。人家一條小性命。便飄飄蕩蕩的生死未卜。趕忙答道。你走後都承衆人的一番好意。個個待我不薄。你看見衆人。應該和顏悅色的報答他們才好。惡人那裏肯信。便悄悄的四處打聽。居然被他探着了。他母親有一天。只爲了三個錢的小事。被陳鄉董家裏。大大的羞辱了一場。又有一天。他母親病得要死。多虧黃老太太。差人來把病醫好。惡人既然明白這兩件事情。心裏自然日夜的存着。遇機而發。雖是海枯石爛。決不會變更這個志向。又混過了一年。黃老太太的兒子。一病不起。黃氏竟至絕嗣。黃家兒子死的緣故。合村裏的人都曉得。被陳鄉董氣死的。不過一則是憐於鄉董的氣餒。一則是事不干己。豈肯惹火燒身。有這兩層道理。大家所以噤若寒蟬。一提這件事情。個個掩耳不聞。悄悄的走了開去。惡人却像個一點沒有知道的样子。大家甚以爲奇。有一天早上。離村只有半里路。一座古坟上。躺了一個血屍。除了死人的臉皮還存在外。

其餘身子上的皮。竟剝個乾淨。胸前一個大窟窿。還塞了一把稻草。十個手指頭和腳指頭。不知去向。那一種又可怕又可慘的樣子。沒有一個人看了不發抖。大家曉得死的就是陳鄉董。凶手就是惡人。除了惡人。沒有像這樣的凶惡手段。大家總以為惡人必然遠走高飛。逃往別處。誰料惡人仍是行所無事的。彷彿他的性命。比別人多一條的樣子。過了幾天。惡人又被縣裏抓去。他母親聽了這件血案。又是他兒子做的。這一嚇。真嚇得跑到陰間裏。找他那個知縣丈夫。一同到閻王面前。存案去了。惡人自然不曉得他母親的死信。見了知縣。一口承認。是他做的。不過有一個交換條件。如不捐廉養他母親。他仍要翻供。知縣自然准他。惡人便定秋後處決。一村裏的人。得了此信。無不額手相慶。從此去了一個毒物。可以大家安靜了。但是惡人沒有處決的時候。大家也輪流送點酒食去敷衍他。大衆的心理。連自己也不能明白表示。只有怕他兩個字。還可以包括。就是監牢裏的牢頭犯人。也是聞名喪膽。反

像老祖宗似的供養他。那裏曉得這位惡人。連閻王也怕他。不敢見他的面。怕他擾亂陰間。好容易想出一個擋駕的法子。把咸豐皇帝組織歸天。同治登基。方好大赦天下。居然把惡人性命留住。不致光降。惡人雖是遇赦。也還坐了好幾年的牢獄。出獄之後。方知母親已死。無家可歸。只好在一個古墓裏。做他行臺。先時還殺只把野狗。果他腹後來連狗都退避三舍。惡人視那些蛇蟲百腳。也是他的火食。專有品了。村裏的人。總是放心他不過。大衆商量。想把惡人活埋。正是這個時候。來了一羣歹人。冒充長毛的牌子。常到村裏來擄掠。衆人被他們蹂躪不過。於是大家又公舉惡人。前去與冒牌長毛去對敵。惡人滿口答應。願以生命相搏。有時來了三五個。或是七八個。都被惡人一個人趕走。有一次來的人數太多了。把惡人膀子砍去一隻。村裏自然大遭其殃。等得匪類去後。大衆又說這些匪類。本與村人無仇。他們是來報復惡人的。我們確是殃及池魚。一倡百和。於是大家的心理。都認為惡人這個人。真

是個害人精。惡人聽了這些說話，那里氣得過呢。不覺眼睛裏一陣陣的冒火。恨得咬牙切齒的自言自語道。我生在這個村裏。只有我父親沒有去世的那十年，算是我生受的幸褔。除此之外。我遭遇的都是不幸的事情。我自己想想。我所做的事情。都是有所爲而爲。就是換一個處我的地位。恐怕也是這樣子。何以社會的人。對我的責備。格外來得利害。我自己平心而論。只有我母親養我一場。沒有享受到我的好處。反活潑潑的氣死。這個地方。我自然問心不過。除了這件事。我總覺我一毫沒有錯處。即以現在打匪類一事而論。不但無功。反又背了一個貽累大眾遭殃的名譽。這是他們逼我做到這個地步。也沒有法子呢。過了幾天。那個行雖不正。却偏爲大眾歡迎的村長。一個不在意。一雙眼珠子。被人鮮血淋淋的挖了去。大家又

說惡人因爲曉得村長。首倡說他是個害人東西。便又拿出狠毒手段。做了這件事。這個惡人活在世上。我們大家性命。簡直同水裏泡沫一般。以後的危險。沒有一個人敢擔保的。於是都抱着兔死狐悲的觀念。竟與惡人勢不兩立。有一天。大家商量好了。把惡人灌醉。竟把他活活的埋了。惡人雖已長眠此中。但是大家怕他的心理。不但不能減。而且格外的利害。「惡人墓」三個字。便成爲千古的鐵案。一種社會上嚇人的名詞。其實這個惡人。是否真是名實相符的惡人。編者的意思。認爲很有研究的價值。因此可見現在社會上的程度。都是一般以耳爲目。隨聲附和的。沒有一個肯拿出良心判斷。恐怕編者這兩句話。果有神經過敏的。必定還要說編者是惡人第二呢。（完）



畫意

(續)

厲南溪

(十五)

滿屋黑暗；

鏗聲丁東；

泥爐內火星四射；

打鐵人臉臂通紅。

(十六)

土山下，有人寫生。

一女郎從山坳裏探身出來，姿勢很好；

在她是想看人作畫；

不知她自己倒反做了畫中人。

(十七)

長安街上，星月無光；

迎面汽車飛駛；

那燈光影裏，照見一輛跑着的人力車；

一眼看過去，便如替他鑲了一道金絲邊。

(十八)

小孩兒伏在缸邊上看金魚；

倒影水中；

金魚剛從他影子的嘴邊游過，便像要被牠吞下去了。

(十九)

土山被樹頂掩蓋住了；

(未完)

新學制初中級中學用
現代初中教科書

新學制初中的特色在混合教授但師資難得新近改組的各校或仍有採用分科教授法者本館應此需要另編「現代初中教科書」二套分科較細而仍注重於全體之聯絡書名列下

本國史 二册(在印)

顧頤剛等編 編者將兩三年專門研究的結果編成此書選材之精當，前無其匹。

世界史 二册(上册二角五分)

傅運森編 本書材料新穎趣味深長，史事排列，極有系統。

卷末附有大事年表。

本國地理 二册(上册六角)

王鎮敏編 本書注重人生地理，根據自然界種種現象，究明人事的分配，使學者了解於本國和世界的關係。

礦物學 一册(四角)

杜其鑿編 本書將地質和礦物學兼重。於應用的礦物，敘述尤詳。產地一項，凡本國所有者概以本國產地為主。

動物學 一册(四角)

杜就田編 本書共分三章：第一章講論普通習見的動物第二章總論動物的通性歸納前章各節第三章論動物的應用，而所舉之例統用第

一章講過的。前後聯貫，精神充足。

植物學 一册(四角)

凌昌煥編 本書分普通植物，植物通論及應用植物三章，闡明植物和人生重要的關係，而尤注重本國著名的物產。敘述顯明，插圖極多。

生理衛生 一册(七角)

顧壽白編 本書取材最新，如活力素之發見，白血球之食菌作用，免疫學大意及內分泌原理均擇要敘述。

物理學 一册(七角)

周昌壽編 本書力避煩難的演算，專以平易之詞敘述一切，並採用發見法，由最易觀察的現象入手，經實驗考察推出結論，更應用於實際。

化學 一册(六角)

鄭貞文編 本書除必不可少之方程式外，亦力避乾燥乏味的算學演算一切名詞純採用系統命

名法，尤注重於日常生活及常識方面。

算術 一册(七角)

嚴濟慈編 本書以使學者澈底了解算術的原則為目的，並常用有形的圖形，來解釋無形的算理，隨時灌輸幾何的知識。

代數學 二册(上册六角)

吳在淵編 本書編纂的主旨，一方面注重實用使知解決尋常事理的法則，一方面注重理論使知學問的功能不限於一隅，為將來研究高等數學的基礎。

幾何 一册(在印)

周宜德編 本書為維持興趣起見，力避呆板的題題，且常從美術工程建築上，輸入幾何學的觀念，使學者不知不覺間深入幾何知識於腦中。

三角 一册(三角五分)

劉正經編 本書先講三角術的目的，使學者明白他的功用，引起學習的興味，於直解三角形解法和普通三角形解法舉例特多。



耐翁別傳

程君哲

熹微之晨光中。湧出一輪旭日。遠射叢林綠枝間。露珠

猶濕。反影作五色之彩。一短木之柵。籬山作圍場。廣可數

十里。遍栽菓木。柵門設於東。時正受紅日之朝謁。柵門又

作殷紅色。門顏曰「耐園」。際此之景。絕類表示此園。以忍

耐之心血換來者。園中一老翁。年可六十許。髮鬚已白。而

精神矍鑠。方巡視其所栽之果種。加以扶植。遲遲返其園

中休息之木屋。傭工者方陸續至。各就園中施其勞力矣。

噫。老翁何人。當此宿星在天。曉露猶溼之曙光中。不尋好

夢去。却在此山林間。辛勞徘徊。而不自惜者。其殆以數十

年之辛苦經營。不忍一朝廢去歟。抑老懷奇特異人。不願

醉生夢死。清晨勞力山野間。呼吸新鮮空氣。養成健全之

體魄。以樂暮境歟。閱者諸君。且待爲之介紹。諒必樂與之

相見也。

老翁陳姓。名樂天。晚年自號曰耐翁。粵人也。世居田心村。祖爲名孝廉。累世書香。耐翁十六歲時。已通五經諸子。有神童之譽。應童子試。博弟子員。顧文章惜命。屢試終勿售。居常鬱鬱不樂。年二十四。遭父喪。乃慨然曰。「人生患不能自立耳。勞吾力。役吾躬。以謀生活。正所以體天之意也。何必仕爲。」遂棄讀就農。

時種菓之說。甫傳播於村中。人皆不敢嘗試。羣謂「以千百之金錢。埋之土中。待至十數年後。始收其利。若遇橫災逆禍。出人意外者。豈不盡付東流。」此說一出。村人益裹足。耐翁獨力闢之。「以爲今日之施千百金以種植。十年後其利且千百倍也。」遂決意獨墾一果園。今日田心

村宏偉之鄉校。惠貧之工廠。恤孤養老之善院。娛樂之公園。淨潔之街道。拒盜之鄉團。皆此「耐園」之所嘉惠。亦耐翁獨具卓識毅力。勞苦其心血之所成者。

耐翁既決意墾菓園。傾其現有資千金。於村前里許購得荒山百畝。山與村正相對。一望無阻。惟以近地無佳種。乃挾資至廣州。而所購寥寥。意終不滿。復之佛山新會。贖資購荔枝橙柚數千支。盡載以歸。而奔波已經月矣。仍不辭勞苦。僱工人刈草除莠。親自督視。閱二星期。遂蒞事。而此數千支之新種。遂於此荒山中。作翠綠之點綴焉。

歲月悠悠。倏而春。而夏。而秋矣。耐翁之於新種。小心培植。不少懈也。工人之灌溉不少怠也。願果種之萎謝者。自萎謝。黃落者。自黃落。數千支中。能勉強支持其生機者。寥寥可數。耐翁至是。大惑不解。乃就詢於村中老農。始知以未識土性與肥瘠故。乃有此次之失敗。惟村人之有種植知識者。百不得一。終無法以救濟之。不月餘。千金之所得。僅此一塊荒山。與數枝憔悴欲枯之荔枝而已。然耐翁之

志終不少衰。常曰：「失敗爲成功之母。」

耐翁既經此次之挫。遂專心求栽植之法。是冬應友人約。復之廣州。坐談間。以此事告之友人。時適有人籌辦一農林講習所。友人乃聳之入所聽講。耐翁諾之。回家後。殘冬既盡。臘鼓催人。不轉瞬間。又是桃紅柳綠。燕語鶯啼。明媚之春光。遍照大地矣。耐翁之年華。虛度已二十有五。一日。得友人書。知講習所將開課。遂負笈別母。作珠江遊。所乃速成者。期限六個月。耐翁既入所。除聽講外。日夕孳孳研究。不肯有半刻之嬉遊。時日如駒。六月之光陰。匆匆過去矣。耐翁既學成返里。遂思有所實習。以資印證。乃復游去歲種植之荒山。而別僅半載。已野花滿徑。雜草迎人。則此憔悴之荔枝。亦已不知爲何人斧之作薪矣。巡視良久。不禁爲之喟然曰：「世變不常。人事滄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乎！」

梧階葉落。已報新秋。耐翁以此時非栽種時期。遂從事整理荒山。察其土質。以定種類之分配。度其地。以別各類

樹之距離。難以木柵。以防獸物之踐踏。規模粗具矣。乃村人羣竊竊私議。以爲前次既失敗。今後亦徒費金錢。必難有成。有爲耐翁憐惜者。有笑耐翁之愚魯不悟者。顧耐翁殊不爲所動。嘗告其戚王君志遠曰。『經一次之失敗。則得一次之經歷。吾前之失敗者。特無種植學識耳。今吾既學有寸得。且得多種書籍以資參考研究。正可以再試之。一失敗便爾灰心。固非立志奮鬪者所宜有。亦非吾之始願也。成否視吾之腦力與智識耳。乃村人憐惜訕笑。嗚嗚何爲。殊不值吾之一哂也。』王君以其年少而語有特見。大嘉許之。秋去冬來。瀟瑟之秋聲。已爲凜冽之朔風戰勝矣。家家碌碌。非爲歲暮之網繆。則爲新春之籌備矣。耐翁終日執卷埋頭。專志研究。至此亦不免與俗浮沈。暫離書城焉。

爆竹一聲。歡騰萬戶。此可愛之春景。又復應時而至。綠草如茵。萬花爭放。耐翁觀之。栽種之心。乃躍躍欲動。二月之景色。清明不減初春。而萬物之生植。以此爲最適宜之

時期。蓋初春爲冬末春始。稍帶寒氣。至二月則已漸趨和暖。耐翁之實驗栽種時期已至。於是聚精會神。招集工人。而指揮其栽植。碌碌三日。新種既植。全山遂復蔚然成林。翠綠影目。乃復別其灌溉之多寡。施肥之損益。參以學識上之所得。不復如前次之日夕徒知灌溉矣。不數旬。果種蓬勃如春草。時見其高且壯。蒼翠滿山焉。村人見之。咸嘖嘖稱異。有望其成功者。有冀其復失敗者。有妬之者。有咒之者。衆口紛紛。難以筆述。耐翁終一笑置之。一日。其戚王君問之曰。『子信子之種植知識足乎。』耐翁曰。『未也。』王君曰。『然則敢必此番必成功。而不稍懈其心乎。』曰。『是何敢。特視天意與人力耳。此番苟復失敗。余心終不灰。當再接再勵。至死而後已。』王君曰。『子誠天賦毅力。而能自知者。可以勉矣。』耐翁從此益加奮勉。以期有以副王君之所望焉。

天之欲其人成大事者。必先挫磨其心志。勞苦其筋骨。然後予以成事之機。是耐翁第二次之失敗。正天之示其

必先勞後逸。先苦後樂也。是年八月間。忽遭颶風橫雨。耐翁所栽植之果種。正始發其生機。如少壯之孩童。遇橫逆之來。其不遭慘酷之痛苦者幾希矣。各果種既全受風雨之摧折。一片荒山。綠枝橫臥。三日之間。景色全非。在無志者視之。鮮有不被迷於心灰意懶之魔者。惟耐翁則不然。雖極其失意。而壯志未衰。一再奮進。越年耐翁年已三九。母促之成婚。耐翁曰：「兒尙未能自立。娶妻何爲？」母不能強。遂置之。陽春既至。耐翁盡售其父遺產。得三千餘金。作第三次之實驗。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天公非無眼也。而耐翁此次之奮起。遂得日後莫大之福利。以稍吐其十年來之積憤矣。

耐翁既傾其產業以種植。閱二年。家用漸見不敷。而平日所謂好友善鄰者。多不之顧。賴其戚王君時資助之。得免飢寒。復經五載之時日。以耐翁之苦心孤詣。百折不撓之精神。使此園場數十里內之果樹。大有可觀。每歲收穫可五百金。村人方咨嗟歎惜。而耐翁之種植事業。遂日近

成功之路矣。十年一警。始願已償。全園果樹。皆已大成。第一年之收穫。可八千金。時村人咸趨承恐後。百般阿諛。變昔時面目。求墾者門限爲穿。世態炎涼。金錢萬惡。人心每况而愈下。可勝慨乎。耐翁對於此輩。概謝絕之。其戚王君有女。名少芬。素嫻禮教。復擅書詩。以貌寢故。年已三十。二。無願婚之者。耐翁獨加青眼。與之論婚焉。

婚事既成。村人咸莫名其妙。其意以爲以耐翁之多財。何處不得美婦。偶此醜女何爲。殊不知耐翁之與少芬。婚。蓋感於果園之有今日。胥賴少芬父志遠之助。又歎人情之冷暖。變幻無常。決然毅然。惟求得賢內助。美醜非所論也。自是年年收成。每歲至少亦得萬金。耐翁五十歲時。已積至十餘萬金。數十里內富家。首屈一指。顧耐翁雖富。仍不棄其本來面目。對於果園。仍日必巡視。督責工人操作。一日。不覺喟然曰：「余半生辛勞。得有今日者。恃一「耐」字而已。」因自號曰「耐翁」。而親題其果園曰「耐園」。

時民國初建學校。盛興耐翁鑒於村中無學校。致百餘學童。盡罹失學之慘。心焉傷之。乃捐資三萬金。創辦一兩等小學。購地建築新校舍。巍巍峨峨。示全邑學校之模範。又惕於村中無業之游民。無所事事。必且流為盜賊。坐食之婦女。不能生利。必且累及夫父。因獨創惠貧工廠一所。內分木工、製棍、紡織等部。又憫村中老人無靠。孤兒無依之慘苦。設恤孤養老院。以容納多數之鰥寡孤獨。淨街道。修溝渠。以減村人之疾病。辦鄉團。置槍械。以保護村人之生命財產。更建公園。以娛多衆。五年經營。耗財十餘萬。為全邑之模範村。中外人士之來遊者。絡繹於道。咸嘖嘖稱善。有知其建此大事業之過去史者。莫不驚異。詫為古今來之偉人。村人感恩戴德。口碑載道。耐翁見各計劃。雖日就成功。而志仍未滿。以祇限於一村。區域太小。遂決持開放主義。此說一出。不旬日間。外村人之來歸者。數百人。從此百里內閭閻安然。雞犬不驚。道無遺乞。家有歡聲。其所以體天意而惠人羣者。可謂無微不至矣。

耐翁與少芬結婚之翌年。即舉一雄名志農。聰敏異常。九歲時。耐翁即送之廣州某教會學校。年十八。已畢業中學。遂渡美習農科。臨行之際。耐翁詔而訓之曰。「志農：汝前程遠大。幸毋以家有餘資。便惰求學之心。須知余晨入萬金。夕則耗之於慈善公益之事。汝將來學成歸國時。余所以予汝者。僅數百畝之荒山。為汝實習之場。勉之。人患無志。有志必成。切勿河漢余言也。」志農行後。耐翁常對少芬曰。「志兒能繼余志。余等有子矣。今日官僚萬惡。軍人跋扈。環顧國中。誰有良心。與其為政。何如就農。猶得園林之快。田野之樂也。」

五年負笈。異地從師。一朝學成。思鄉心切。耐翁知其子志農之將歸也。對於耐園。力加整理。俾樹模範。此本篇首段所見之情形。則耐翁修整耐園。以待子歸之時也。志農歸後。力行父志。輸新知識於村人。改良種植之法。增辦各類事業。事實冗長。容待續篇詳之焉。

印 精 樓 芬 涵

宋 人 小 說

宋人所著
 小說相多
 短篇記事
 文字或經
 亦詳實史
 顯見以增
 長聞涵向
 養文思精
 來單行購
 本不芬樓
 取涵易類
 收藏此為
 小說均鈔
 舊葉舊本
 及精校付
 茲擇尤校
 勘諸本特
 有異同間
 詳註於原
 文之下不
 輕改現者
 如出版者

塵	默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氣	坡	池	黃	神	照	東	谿	學	聞	南	南	渚	水	田	下
			志	筆	門	錄	新	野	漫	庵	見	見	見	紀	紀	田	開
			林	記	龍	徐	志	語	志	筆	後	錄	錄	聞	聞	錄	談
史	記	集	蘇	蘇	略	錄	王	周	費	記	邵	邵	邵	何	司	歐	佚
王	王	車	軾	軾	志	徐	明	密	衰	陸	博	溫	溫	蓮	馬	陽	名
得	鈺	若	蘇	蘇	蘇	錄	清	四	衰	游	三	二	二	二	光	修	二
臣	鈺	水	軾	軾	轍	錄	四	三	五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四	三	二	五	二	四	五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雲	夷	夷	夷	捫	雞	鶴	青	東	隨	投	嬾	珩	澠	石
麓	堅	堅	堅	捫	雞	鶴	箱	原	隱	轄	真	璜	水	林
漫	三	支	支	捫	雞	鶴	雜	錄	漫	轄	子	璜	燕	避
鈔	志	志	志	捫	雞	鶴	記	錄	錄	轄	子	璜	談	暑
趙	洪	洪	洪	捫	雞	鶴	吳	襲	陳	王	馬	論	錄	錄
彥	邁	邁	邁	捫	雞	鶴	處	鼎	世	明	永	孔	王	葉
衛	邁	邁	邁	捫	雞	鶴	厚	臣	舉	清	卿	平	國	夢
				捫	雞	鶴	三	二	二	二	三	仲	之	得
				捫	雞	鶴	册	角	角	角	册	三	五	二
				捫	雞	鶴	三	二	二	二	册	角	角	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血書

By John Baer

張碧梧譯

老人克辣菲猛然間瞧見了這屍身。這一嚇非同小可。幾乎嚇昏過去。跌倒在地上。手抖抖的拿起電話聽筒。隨即又拋去。直衝出屋外。高一步。低一步。向城裏跑去。路上有幾個村人。見他這樣驚慌。料定必有大事。想喊住他問問。但他把他們推到一旁。仍然向前飛奔。奔了好遠的路。遇着一個警探。便氣喘吁吁。向這警探說了一回。這警探聽了。不敢怠慢。趕忙打電話通知城裏偵探科李和赫般醫生。一壁約同幾個村人前往查看。剛巧這時有輛汽車經

過。他們便搭車趕到莎勒司唐審得的家門口。克辣菲在前領路。走過客堂。跨進右首第一間房裏。見是一間闊大的應接室。室中陳列着巫覡所用的各種物件。形狀希奇古怪。在一張淺褐色草織的地蓆上。莎勒司唐審得臉朝天的躺着。他短衣上的鈕扣。都已解開。露出白色襯衣。衣上斑斑點點。都是血迹。兩眼瞪得很大。嘴也微微張開。看這模樣。當他臨死之前。必會受着非常的憤怒和恐怖。在他身旁的地上。有一柄雙鋒的尖刀。刀上也沾着許多血迹。地板上並有幾個粗大而不自然的字。是「哀得瓦得

殺死我」下面的具名。祇有「Cyr」三個字母。「」的後面是一根隨手畫的曲線。這必是死者寫到這裏氣力已盡。不能再寫下去了。字是用血所寫。大概是死者用他胸口流出來的血。勉力寫下的。這警探查看了一遍。吩咐衆人不許亂動。等候偵探和醫生來檢驗。不多一會工夫。醫生赫般已先趕到。檢驗屍身上有好幾處刀傷。以致畢命。接着偵探科字也來了。便向衆人問道。誰先聽見這屍身的驚慌萬狀的克辣菲便上前報告一切。他說在剛正七點三十分鐘時。他從屋裏出去。臨行時。曾在書室中對唐審得先生說大約一小時後。便可回來。說時。曾望了望火爐架上的擺鐘。所以時刻記得很真確。後來他回來時。已是八點四十分鐘。見唐審得先生不在書室裏。便到這應接室來尋他。不料室門已經上鎖。當時便很覺奇怪。因爲他在唐審得先生家充當用人。已有十五年之久。從未見過這應接室門上落鎖。他衣袋裏本有一串鎖匙。當即揀出一把。恰巧和室門上的鎖相合。便將門開了。跨進來一看。

只見唐審得先生躺在地上。喊他。他不應。又見他襯衣上有許多血跡。這纔曉得他已死了。本想打電話報告警察局。因嚇得心神大亂。又拋下聽筒。奔出屋外去了。科字聽他說完。回頭問赫般道。你驗屍身上的刀傷。可能立刻致命麼。赫般道。或者不能。屍身上共有四處刀傷。祇有兩處比較的重要些。但都未曾傷及心臟。所以我想唐審得受傷後。必過了幾分鐘。因流血太多纔死的。科字道。你看他死了已有多少時候。赫般道。大約在一小時和一小時半之間。換句話說。便是在八點和八點半鐘之間。科字點了點頭。彎下腰。將死者的衣袋翻出來。裏面祇有一個錢夾和一方手帕。又將室中查看了一回。便對衆人說道。據我看來。唐審得被害時的情形。不難推想而得。他或未會和凶手相打。縱打也必不凶猛。因爲室中器具整齊。毫無凌亂之狀。不知怎樣。他被凶手戳傷。跌倒地上。凶手隨即溜到室外。將門鎖上。使他的屍身不能立刻被人發覺。他受傷後。自知命在須臾。使用血寫下這幾個字。不使凶手漏

網。本來這應接室中既沒有筆，也沒有墨水和紙，而且他傷勢沈重，不能掙扎起來。開門走出，到書室中去寫。只得把血替代墨水，手指當做筆，地板當作紙了。這事並不希罕。我曾見過好幾次。有的寫在地上，有的寫在牆上，有的也寫在地板上。用意都是指示警察局一條明路。好去捉拿凶手，替他們報仇罷了。說着，並捧起死者的右手，食指上果有血迹。他指給大衆瞧了。又喊過克辣菲來問道：這哀得瓦得是誰？你可認識麼？克辣菲遲疑了一會，纔答道：我記得唐審得先生有個兒子。他名叫哀得瓦得。科李道：你可曉得這哀得瓦得唐審得住在何處？克辣菲道：他住的地方，離此不足一里路。正在格拉司頓路的右首。科李聽說，望着警探道：可否請你去走一趟……警探不等他說完，便接着道：我去喊他來。立刻便去。說完，便大踏步走出去。接着便聽見汽車的行動聲。想他已飛一般的去了。這裏科李再問克辣菲道：你曉得今晚可有客人來會你主人麼？克辣菲道：有的。我主人曾對我說，他兒子哀得

瓦得和埃姆林先生今晚都要來會他。科李問這埃姆林住在那裏？克辣菲和大衆都說不知道。後來科李見客堂中掛着一本電話號碼簿，便在上面查出埃姆林的住處。立刻打電話給他。喊他隨即到唐審的家中來。他剛巧在家。一口答應。不到十分鐘工夫，他果然乘汽車來了。科李吩咐衆人都坐在應接室中，獨把埃姆林領到書室裏。問道：據唐審得先生的用人克辣菲告訴我，說你今晚會到這裏來過。這話對麼？埃姆林答道：不錯。我會來過的。利李道：你來時，是在幾點鐘？埃姆林道：哦……我記得離開這裏時，將近八點鐘。我在這裏，大約就攔了一刻鐘。他並說明他曾向唐審得買了一份地產。當時付給唐審得一千元支票。說時，便將這地產讓渡據從身邊掏出，遞給科李。科李望了一眼，仍然還他。問他可曾看見唐審得將這支票放在那裏？他先說不曾看見。後來又說似乎記得。唐審得把這支票放在寫字臺的抽屜裏。科李立刻去尋。這抽屜裏果有一張埃姆林簽名的一千元支票。接着又

問埃姆林當會見唐審得時。他的舉動是否如常。神經有無激動的變象。埃姆林回說和往常所見一般無二。他們二人又談了一會。纔從書室裏走出。剛巧那警探已將哀得瓦得唐審得喚來。科李便把哀得瓦得和埃姆林仍然傾到書室裏。哀得瓦得哭喪着臉先說道。方纔警探……他名叫吼茜。對我說我父親已被人害死。我……我……在那裏呢……科李不容他往下說。搶着道。你莫悲傷。先定一定心神。我有話問你。今晚你可曾聽見你父親不會哀得瓦得道。我聽見他的。並會和他在這屋裏談了一會。我是八點鐘來的。八點十五分鐘纔走。科李道。你怎能把鐘點記得這樣準切。哀得瓦得道。因為當我走進來時。火爐架上的擺鐘正敲八點。我臨走的當兒。我父親曾對我說如今已是八點十五分鐘。埃姆林先生快要來了。科李聽了這話。望着埃姆林問道。你方纔說是七點三刻鐘來到這裏。未敲八點鐘。便已去了。這話恐有錯誤罷。埃姆林搖頭道。一些不錯。哀得瓦得聽他這般說。不由得很覺奇

怪。科李也暗一稱奇。又問哀得瓦得道。你來見你父親有甚麼事呢。哀得瓦得道。我曉得我父親把一份地產將要賣給埃姆林先生。我特來勸他莫賣。科李道。他可曾允許你不賣麼。哀得瓦得道。我將內幕中的情形告訴他。他便向我說決計不賣了。科李道。這就奇了。在八點和八點一刻鐘之間。你父親許你不賣。怎會在八點鐘前已經賣掉呢。難道你父親有意欺騙你不成。哀得瓦得嘆驚道。已賣掉了麼。這是不見得的。科李道。誰來哄你。如今這地產讓渡據已在埃姆林手中。他曾付給你父親一千元的支持。作爲代價。方纔我在你父親的寫字臺抽屜裏。已查出這張支票。哀得瓦得聽了這話。很是狐疑。科李又把他領到應接室。吩咐村人們走開去。叫他仔細看看他父親的屍身。和地板上幾個血寫的字。哀得瓦得先看屍身。神情萬分悲痛。再看血字。始而瞪目張口。驚駭非常。繼失聲大笑。慢慢的走到警探面前。很安閒的說道。吼茜先生。證據確鑿。你自然要將我當做罪犯捉去了。

第二天早晨，哀得瓦得唐審得由警察局押解到當地治安官洛基士的座前。在這弗勞拉派克地方，治安官的職權。和市長差仿不多。每逢地方上發生各種案件，倘非重案。他可以宣判執行。如果他聽了各證人的陳述，認爲情節重大。纔申詳上去。派陪審官來幫同審理。所以警察局便將哀得瓦得押到洛基士這裏來。各證人也都趕到。洛基士當卽升庭審問。先查明莎勒司唐審得是生長在弗勞拉派克的終生都住。在這裏。他本是個窮苦農人的兒子。在十歲時。便不得不下田工作。那時候保護幼兒的法令。原不及今日嚴厲。所以無人過問。他從未進過學校。受過教育。但他祇憑着天賦的才智。如今竟能掙下二百萬元的家產。原來他從小便喜歡種植玫瑰花和水仙蕒。賣出錢來。日積月累。聚成整數。便在城裏租了一座小棧房。作爲花棧。僱一個人管理。同時又開設一家鮮花店。將自己手植的花。在店裏出賣。生意很爲發達。便又開了一家。

接着再開第三家。到他被害的這一年。他已被選爲花業聯合會的會長。這聯合會是由六十家花棧組織成的。他兒子哀得瓦得是一位律師。在紐約城白老匯路沒有事務所。另在弗勞拉派克各村莊之外。組成一個美備快樂的小家庭。他們父子倆各治其事。各立其家。旁人都說他們能各得其樂呢。當下克辣菲、赫般醫生、埃姆林、警探吼茜和偵探科字先後站入證人欄中。各將所見所聞的詳說一遍。所說的話。都和哀得瓦得大大不利。科字並說道。據埃姆林所說。可知莎勒司在將近八點鐘時還活着無恙。又據哀得瓦得告訴我。他在八點和八點十五分鐘之間。曾在他父親的屋裏。這是最顯明的罪證。而況那血書又寫得明明白白。試問世界之上。安有做父親的誣陷親生兒子的道理。那末哀得瓦得已無狡辯或抵賴的餘地了。哀得瓦得聽了這番話。一句不辯。祇要求堂上把埃姆林再傳上堂。二人對質。洛基士點頭允許。便將埃姆林傳上來。哀得瓦得向他道。你不也是紐約城的一位律

師麼。埃姆林道。正是。哀得瓦得道。我記得在五年前。我曾提出議案。不許你執行律師的職務。因為你有不正當的行爲。和……埃姆林搶着道。不錯。但律師公會拒絕了你這議案。哀得瓦得微笑道。這也不錯。但我重提往事。祇要證明你和我素有惡感。並無他意。如今我講正文了。昨晚我父親賣給你的地產讓渡據。現在可會帶在身邊不會。埃姆林道。我已帶來了。說時。便從衣袋裏掏出一捲白紙。哀得瓦得見了。抬頭向洛基士道。請堂上注意。昨晚我在我父親的屋裏。是從八點鐘起。到八點十五分鐘。我臨走時。我父親會將如今在埃姆林手中的這讓渡據取給我。看。並向我說。決然不賣這份地產了。但埃姆林却說他向我父親買這讓渡據時。是在八點鐘以前。他的話如果屬實。我父親怎能在八點十五分點拿給我呢。各執一說。必有一人是謊言。洛基士道。這個自然。哀得瓦得又道。我倘是說謊。實在未曾看見這讓渡據。那末據上有無不完備的地方。我自然不能曉得。倘能明白說出。可見得當這

據未入埃姆林之手以前。我委實曾見過的。洛基士道。或者你看見的時候。是在昨天午後。並不在晚間八點十五分鐘。哀得瓦得道。昨天午後。我固然見過一次。晚間八點十五分鐘。又見過一次。見手續並未完備。想我父親是位有名的商人。商業條例。自然很是清楚。埃姆林是位律師。想必也很熟悉。雙方既都是內行。我父親必不能賣出一張未簽字又未填日期的讓渡據。埃姆林又必不肯買。這是一定的道理。可是直到昨晚八點十五分鐘。我父親並未在據上簽名。也未會填上日期。堂上如果不信。可叫埃姆林拿出來一看。便知端的。埃姆林當即將這讓渡據遞給洛基士。洛基士望了一眼。再遞給哀得瓦得。這讓渡據是用打字機打成。上面分明有莎勒司唐審得的簽名。及11-1-21的日期。這簽名和日期是用墨水寫的。哀得瓦得看了。又道。這並不是我父親的簽字。埃姆林很是動怒。高聲道。難道你以爲我冒簽不成。哀得瓦得不答。回頭向旁聽席中間道。利脫先生在這裏麼。隨即有個少年人站

起身來。哀得瓦得替他向洛基士介紹道。堂上。這人是啞般特利脫先生。他是我父親的書記。又向利脫道。利脫先生。請你將關於這讓渡據的經過。當衆說個明白。利脫便朗聲說道。這讓渡據是我經手打成的。簽字也是我簽的。因爲往常都是我替簽。……埃姆林趕忙道。利脫先生既能替簽。自然和莎勒司親筆簽的一般有效。哀得瓦得不理會。又問利脫道。你可曾填上這日期麼。利脫道。日期不是我填的。說完。重行坐下。哀得瓦得又向洛基士道。堂上聽着。我敢說埃姆林正是戮死我父親的凶手。埃姆林。你暫緩抵賴。待我依據我的推想。把你昨晚所做的一一說出來。我說完之後。包管人人都相信是不錯呢。

三

旁聽人聽他這話說得奇突。都引起滿腹狐疑。洛基士吩咐哀得瓦得快說。哀得瓦得便道。昨晚埃姆林先生並非在我之先。到我父親的屋裏。他到那裏時。委實在我走了之後。便是在八點十五分鐘之後。他去到那裏。是和我父

親成交一筆生意。原來他要買我父親的一份地產。但這是他託詞騙我父親。實在是有一家長途汽車公司。因爲開拓路線。須經過我父親的那地產上。所以願出重價購買。這事被埃姆林曉得。便想用他自己的名義。出賤價向我父親買去。再重價賣給那公司。好從中取利。這事我父親本不曉得。所以埃姆林第一次和他商量。他一口答應。但我在昨天會見一位長途汽車公司中人。向我說起。我這纔知道這內幕。便於昨晚趕到我父親屋裏。向他講明這事。勸他莫賣。他怪埃姆林不該騙他。決定知他毀約。我走之後。埃姆林便來了。他以為我父親仍是茫然不知。便要和我父親銀貨兩交。我父親自然要責備他幾句。二人便爭較起來。或會動手對打。埃姆林再用那柄雙鋒尖刀。將我父親戮傷。跌倒在地上。當下他瞧我父親受傷雖重。料定不會立刻便死。又料定我父親死後。必要驚動官廳。緝拿凶手。於是他就拉起我父親右手的食指。浸在血裏。在地板上寫下那幾個字。好來陷害我。然後他纔走出廳。

接室。將室門鎖上。走過客堂。到書室裏。想尋出那張已經打成的讓渡據。他果然在我父親寫字臺的抽屜裏尋着。又留下他的一千元支票。祇是那據上既未簽名。又未填日期。有如是廢紙。洛基士聽到這裏。忍不住開口問道。你怎麼仍說據上未曾簽名。又未填日期呢。哀得瓦得道。這個我自當解釋明白。待我依照事實的先後。慢慢的往下說。埃姆林所以要陷害我。有兩層意思。一是既誣陷我是凶手。他便可脫離干係。一是因為五年前的宿仇。再有一層。大約是怪我不該在我父親面前。揭穿他的詭計。將他一筆到手的財爻。復行落去。至於他所以要偷去這讓渡據。也有兩種用心。一則這據既已爲他所有。可見他和我父親見面時。必是客客氣氣。成交這生意。二則他怕我父親死了。遺產由我承襲。那時我不肯賣這份地產。他就奈何我不得。所以預先下手。以上是我的理論。講到證據。我第二次瞧見這讓渡據。是在八點十五分鐘。可見他必是在八點十五分鐘之後。纔將這據偷到手裏。又可見他在

八點十五分鐘之後。正在我父親的屋裏。那末戳死我父親的凶手。不是他。是誰呢。洛基士道。但是我不敢贊同你這番話。你說埃姆林在八點十五分鐘後。正在你父親的屋裏。這話姑作不錯。但你父親的屍身是八點四十分鐘發現的。假定埃姆林是在八點三十分鐘成交了生意。走了出來。這當中尙有十分鐘。你儘可去而復返。再溜到你父親的屋裏。將他……哀得瓦得道。這話未嘗無理。但我父親既已對我說決然不買那份地產。如今這讓渡據怎會到埃姆林的手裏。可見必是他偷了來的。而且我父親爲人精細。倘是好好的活着。決不會容他偷來。因此我敢斷定他必是先戳死我父親。纔偷來這讓渡據的。洛基士沈吟一下道。你說你父親已決定不賣這份地產。這讓渡據是埃姆林偷來。不是你父親交出的。上面怎會有你父親的簽名。和所填的日期呢。哀得瓦得道。是呀。待我解釋出來。據上的簽名。是我父親的書記代簽。方纔已經證實。這日期却是埃姆林自己私填的。所以祇有「」兩種數

文藝叢刻

凡研究文藝者不可不讀
說戲曲者不可不備

<p>宋元戲曲史</p>	<p>本書爲海宮王國維先生所輯凡所論列皆依據史乘文籍覈實窮源足資蒐討 一册 六角</p>	<p>小說叢考</p>	<p>二書考校之詳得未曾有凡原書所載事蹟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 叢考二册八角 考證三册一元二角</p>
<p>梨園佳話</p>	<p>是書專論今劇凡四章一論京調徽調及崑曲二專論京調各劇之唱法三記前清咸同以來京師名伶小史四結論 一册 五角</p>	<p>歐美叢談</p>	<p>是書記歐洲文學家小史及所著各書大略附以論斷於古今文章沿革詳盡無遺 一册 五角</p>
<p>顧曲塵談</p>	<p>本書於南詞北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換頭韻字之解釋條分縷晰既詳且盡 二册 六角</p>	<p>橐園春燈話</p>	<p>文字之種類甚多燈謎亦其一也上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之外別闢一門徑 春燈話二册六角 謎話一册一角</p>
<p>西洋演劇史</p>	<p>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古今文藝名伶之負盛名者無不備載 一册 二角</p>	<p>中國雕版源流考</p>	<p>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他國皆在其後此書援印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一册 二角半</p>
<p>讀畫輯略</p>	<p>專記曾經寓目之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古今名人手蹟之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爲書曰宋元明清日並世名手上下古今搜羅略備 一册 四角</p>	<p>小說拾遺考</p>	<p>前人所作小說每多假借事實書中所列人名亦往往象形諧聲或臆詞隱語使閱者不易捉摸本書搜尋原書來歷一證明 一册 二角半</p>

商務印書館發行



琴譜說明 (續)

林履彬

過「原指撮三聲」四字合成的彈法，以左手名指按絃，

用大指一撥（指字詳左手指法中）右手一撮，左手又

二指，（一順一反）右手再一撮共得八聲。

鼙原「指撥刺三聲」五字。彈法與鼙同，但鼙用撮，鼙則

用拏。

撥「摘撥刺」三字合成。先摘兩弦各得一聲，再加一撥

刺使兩絃並響。

伏「伏」字。彈法如刺，但專用於一二絃四五徽間，乘刺

出時，急以掌伏絃上，遏住餘音，使一二絃齊擊琴面，得

清勁的聲，聲如裂帛。

（右手彈法完）

（二）左手按法的簡字

大 大指。

1 「食」字的簡寫。食指（第二指）

中 中指。

夕 「名」字。名指，（第四指）

足 原字「跪」字。曲名指的末中兩節，用末節的背面指

甲根處，按絃得音。

上 向琴首，由左至右。

下 向琴尾，由右至左。

六 「按」字。用手指對在徽位正中，垂直接下。

卜 「縛」字。用手指在徽位的後少許，斜勢按至徽位得

聲。

（未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哀 梨 記 彈 詞

是書記南京女子黃婉梨於洪楊之役殺賊捐軀事。情節極離奇變幻。文字亦哀感動人。中間敘洪楊之殘暴。女子之節烈。尤為有聲有色。 一册 二角半

孝 女 蔡 蕙 彈 詞

是書記清初秦州女子蔡蕙上書救父事。凡康熙之南巡。官吏之橫暴。孝女之誠感。無不描摹入細。文字亦極優美。讀之可泣可歌。 一册 二角

同 心 梔 子 彈 詞

此書記清初康熙時永康縣奇女子吳降雪毀家紓難為國捐軀事。俞曲園先生為作年譜。黃韻珊為作傳奇。義烈清芬。流傳不朽。 一册 二角

吳 萱 草 彈 詞

一册 四角

明 月 珠 彈 詞

此書記洪楊之役。河南祥符縣奇女子杜憲英與夫周韜離而復合事。中間敘夫婦之殺賊。則痛快淋漓。敘亂離之身世。則悲壯蒼涼。為彈詞中極有趣味之作。 一册 二角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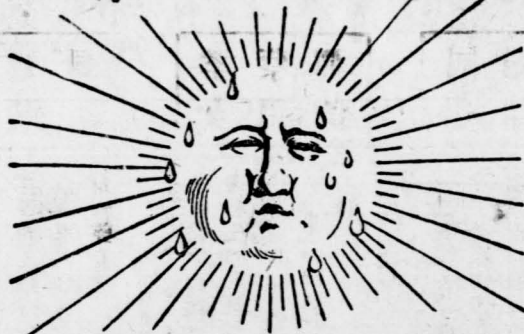
筆 生 花 彈 詞

是書述明正德中浙杭世家女子姜蕙英。藝兼文武。身建功勳。由幼讀至登科。位極宰相。黜奸進賢。為古今一奇事。後改舊妝。事文少霞。治家有道。情詞委婉。耐人尋味。 一册 一元

藕 絲 綠 彈 詞

二册 五角

暑熱煩悶欲求清涼



爽適須服用清導丸

在夏季暑熱天氣人民易患便閉之疾且易覺身體疲乏故當此際腸胃宜潤肝經更宜舒適俾得內腑清潔有序爲首要也此種良藥首推紅色清導丸俱有斯功係微利和平之妙品服之無肚腹絞痛不舒之虞功力和平出自天然紅色清導丸能除疾病頭痛之患凡肝火上升頭暈目眩均可服之且使皮膚光潔口氣芬芳可免痔症痛苦河南泚源勸學所所長馮國香先生來信云家嚴曾患大便秘燥之症閱報知貴局之紅色清導丸功用奇妙專治斯病因由郵局購服果然靈應藥到病除誠濟世之佳品也特爲聲明聊表謝忱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郵票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原班回件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業 餘 的 好 伴 侶

▼要知最近的學說潮流，政治趨向，和教育設施，請看下列雜誌：

▼下列各種，都是研究專門學科的雜誌，你所研究的，是那一種？

▼學生們，婦女們，少年們，兒童們，特別供給你們的雜誌在這裏：

東方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 全年廿四冊四元

太平洋 每冊二角
全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民鐸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史地學報

全年八冊二元一角

每冊三角

社會學雜誌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每冊三角

學藝雜誌

全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每冊二角

科學雜誌

全年六冊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冊三元

每冊二角半

數理化雜誌

全年二冊六角

每冊三角

博物學雜誌

全年四冊一元二角

每冊三角半

學生雜誌

全年六冊八角

每冊角半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少年雜誌

全年六冊五角三分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

中等教育 每冊二角五分
全年五冊一元二角

初等教育 每冊二角
全年四冊八角

教育雜誌 每冊角半
全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新教育 每冊二角
全年六冊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冊三元

革新雜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冊一元六角

小說月報

全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二元

每冊二角

小說世界

一卷十三冊一元二角 全年廿六冊二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冊四元

每冊一角

英文雜誌

全年六冊一元五分 全年十二冊二元

每冊二角

英語週刊

全年廿六冊一元一角 全年五十三冊三元

每冊五分

農學雜誌

全年八冊二元二角

每冊三角

體育季刊

全年四冊一元五分

每冊三角

兒童世界

一卷十三冊七角 全年廿六冊一元三角半 全年五十二冊二元五角

每冊六分

兒童畫報

全年十三冊五角 全年廿四冊一元

每冊八分

少年雜誌 全年六冊五角三分 全年十二冊一元

婦女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三 數若干亦請書明。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四 及請將原文詳細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六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七 投寄之稿，請附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八 原稿如來稿住址，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九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十 投寄之稿，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十一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十二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十三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十四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十五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十六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十七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十八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十九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二十 願寄之稿，本館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三十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州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定價		普通	
每冊	每冊	每冊	每冊
全年十二冊	一元四角二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四角二分
半年六冊	一元二角二分	半年六冊	一元二角二分
一卷三冊	一元二角二分	一卷三冊	一元二角二分
特刊	五角	特刊	五角

郵費		定價	
國內	國外	每冊	每冊
本埠	本埠	一元四角二分	一元四角二分
一角三分	一角三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二角七分	二角七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五角四分	五角四分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八角	八角	一元二角二分	一元二角二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膀胱炎
石淋尿毒醫筋痛大腳風小便不
通停住淋漓小孩尿床等有大效

背痛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